[法] 让-克罗德·艾列纳 著

JEAN-CLAUDE ELLENA

张乔玟 译

JOURNAL D'UN PARFUMEUR

[法] 让-克罗德·艾列纳 著

一位世界级调香师365天的思考笔记

调香师日记

爱马仕专属调香师艾列纳的创作生活与哲学

艾列纳之于香水，
就像莫扎特之于音乐。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绿茶 / 云南丹桂 / 屋顶花园 / 大地 / 李先生的花园 / 鸢尾浮世绘 / 橘彩星光 / 琥珀云烟 / 雪白龙胆 / 地中海花园 / 雨后当归 / 尼罗河花园 / 陶瓷铃兰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调香师日记

作者:[法]让-克罗德·艾列纳

译者:张乔玟

ISBN:978750868101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献给

我的妻子苏珊娜

气味即文字，芳香为文学

调香师日记

趣味

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巴黎

说起“趣”，我一向不太自在，聊到“欲”，就容易得多了。自我调配香水以来，我苦学有成，发明了一些“抢鼻”之作，好比那些为博取读者、听友和观众注意而琢磨良久的起头佳句、音符、影像，让对方意欲深入堂奥，延长趣味。在这个和时间赛跑的社会里，香水竟然只需两秒即优劣立判，快得跟瞥一眼似的！如此骤下评断真令我痛心。毕竟，香水只有被人品赏、擦抹，方能真正倾诉自己的故事。

我喜欢分享乐趣，这是我对奢侈的定义。我把这个看法转移到我创造的香水上面，这些香水多半都是要让人分享的。我就算为大众调配男性香水，也不忘偷加些许女性暗码，反之亦然，我也会这样调配女性香水。时尚的成规是用来颠覆玩弄的，我才不信香水有男女、中性或单性之别。只有擦香水的人才能替香水分门别类。自从圣罗兰的“鸦片”、娇兰的“一千零一夜”和迪奥的“真我”问世以来，擦这些香水的男性在印度大有人在。我不落窠臼，跳脱牢笼，偏要将选择权留给众人，随他们去自行玩味我的创作。

趣味，小小的趣味：我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偷来的趣味，它们点亮了每一天。这些小趣味平淡无奇，有点老生常谈的味道，让人安心。一旦少了它们，等同剥夺了让日子好过一点的欢乐。

调配香水本是乐事一桩，只是某些早上，趣味却不在瓶子里。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来看，与正装毫无二致的小样，温度依然如故，原料和分子的调合亦未变，只是闻起来了无生趣。一股绝望和孤寂的感觉袭来，我却作声不得。若是分享个中感受，那这个耗时数周的工作就要功亏一

箦。此时，我会放下瓶子，遗忘它几天。我知道我会重拾旧趣，或找回寻求的那个想法。

季奥诺[注]

2009年10月31日，星期六，飞机上

我搭上飞往尼斯的接驳班机。我的实验室在卡布里。全部行李仅包括袋子一只、书一本。《帕尔策姆的三棵树》（*Les Trois Arbres de Palzem*）是让·季奥诺的专栏文章集，这些文章都没有获选收入七星文库（Pléïade）出版的《故事与随笔》。每逢感觉“迷茫”，我就会阅读季奥诺，找回来路。他在我心中栖留，我将他视为指标，我的“师表”。我悄悄地、字正腔圆地呢喃。我需要在脑子里听见文字旋律、文句节奏还有寂静。

我爱他的文笔、创造力及其善于激起感官之乐的特长；他形容气味的时候，更令我赞赏不已。他写在《文学》里的几页，与我“谱写”香水的方法声气相投。我认为气味即符号，爱好者依随身上或是闻香条（舌状的吸墨纸）上香味层次的递嬗，自行解读这些符号。他嗅着气味，衔尾相随，忽而撇弃，又转回头；究竟香水是主，爱好者为仆，抑或相反？

身为调香师，我想唤起一种气味时，会运用符号。这些符号拆开来看，和我想传达的内容风马不接：宝格丽的“绿茶”从未使用茶，爱马仕的“尼罗河花园”没有芒果，“大地”不见燧石，然而大众却都“感受”到了这些气味。拿季奥诺来打个比方吧，“传达之事该由读者自行领略；他可以从中体会到妙趣、满足、称心、欢喜。”虽然调香师习惯被拿来和作曲家比较，我倒一直觉得自己是气味的作家。

---

1. 让·季奥诺（Jean Giono，1895—1970）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剧作家。他的作品丰富，

涉及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在他的小说中，故事背景经常被设定在普罗旺斯，充满浓厚的自然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代表作有《种树的男人》《屋顶上的轻骑兵》等。（除特别标明，书中注释皆为译者注。）

工作室

2009年11月2日，星期一，卡布里

今早回到工作室。这是一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由建筑师设计的水泥洋房，有未经修饰的沉重之感，企图将住屋和大自然连接。在此，室外即室内，室内延伸至室外，两者相互影响。房子攀附着灰色巨岩，一座种了欧洲黑松（Salzmann’s pines）的野生花园将其环拱。此地看似庄严，实则不然。阳光穿透松树，被筛洒下来，柔和光线淹没整个工作室。这里的时间过得较为悠缓，四季亦很分明。我喜欢这个地方，感觉我们声气相投。

访客若盯着我的办公桌，就会看见桌面散置着十来瓶拧紧的小瓶子、一座座风力发动机形状的闻香条台座、一个收藏了数百种配方的老旧档案夹、一个笔筒、好几个杂物盒和一帧相框。然而，只要我还找得到数月前中断的试样配方、我需要的灰色铅笔、放旧橡皮擦和回形针的盒子，那桌子就不算乱得不太过分。哦，还有我那两副眼镜，一副阅读专用，另一副远眺的时候用。对我而言，杂乱与记忆有关。如果什么都归好位，我就非忘记不可。

我的办公桌是一张宜家的亮面山毛榉桌，后面是扶手椅，我像雅克·塔蒂（Jacques Tati）《玩乐时间》（*Play Time*）里那个旅行社的男人一样：只消滑移几步，一切手到擒来。我可以从这个位置凝视地中海。坦白说，陷溺在那些气味和配方里，我其实对什么都视若无睹，但我知道地中海在。我只消中断嗅闻、书写，抬头片刻，就可以欣赏它。

梨子

2009年11月6日，星期五，卡布里

待一支香水大功告成，我早已疲顿不堪。选择终于告一段落。全球发布的时间已预定在明年四月。试验的次数、试样的数量（高达数百个）数不胜数，由此可见，表达香水的主旨、概念的样貌（Form）有多难。这次的企划案相当大胆，质量要求也很严苛：这瓶香水可谓科技上的壮举。接下来又要心慌胆战，深恐大众不肯青睐。每个气味都是另一桩故事，都是一场赌局。

我手边自然还有其他进行中的案子，但我觉得这些香水乏味，小家子气，少了声势，缺乏个性。我心情郁闷，决定下午开个小差。我打电话给太太，问她去意大利小憩一下可好（开车过去只要一个小时），两人共享一盘意大利面，到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市集采买香料。文蒂米利亚的市集堪比学校。每周五开市，不只提供当季甚至当日的产品，譬如蜗牛或蕈类（只要周二或周三下点雨），还有其他地方都吃不到的意大利美馔。我们特地为了五花八门的干蕈、不同种类的西红柿干，或糖渍西红柿前来此地，尤其不能错过养了超过七年之久的帕玛森芝士。这个周五，许多摊贩卖带胭脂红的小型冬季梨，梨香冲天凌驾整个市集。我把鼻子探进水果摊，吓到那位摊贩，他用意大利语对我说：*Signore guardate ma non toccate*（先生看就好，不要摸）。我回答他我在闻。梨香四溢而分明，我有个猛烈的预感，这个气味派得上用场。我顿时大喜若狂，真想把它偷走，于是把感受、原料名称、对这气味的印象、配方的起头，统统记在本子上。记忆会补足我没记下的细节。我会进实验室把这个气味镂刻在记忆里的影像描摹出来，而不只是复制我的感觉。这些“气味邂逅”让我获益良多，常常让我亢奋到忘记疲

累，瞬间自由轻盈起来。

《世界报》

2009年11月7日，星期六，卡布里

我是《世界报》的订户。我跟家人居住的斯佩拉塞代镇（Spéracèdes）有将近一千个选民，除了我，至少还有另外两家也是订户。我会得知此事，是因为邮差已经送错两次，刚好给我和他攀谈的机会，闲聊他的送信班次。

画家苏拉热[注]因为蓬皮杜中心为他举办了盛大回顾展，而登上十月十六日（星期五）的《世界报》头条。苏拉热在访谈中，谈及那些力求表达情绪，并赋予画作意义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画家时，十分不解。“意义又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可以在形成之后瓦解……”他的看法如此。他也参不透时间，纳闷为何不可能解释数百年前的古老作品依旧能打动人心的原因，而这作品确实早已无法传达创作者在其所处时空之下的意图了。

我记得一次类似的经验，不过无关时间，是意义上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又回到中国，当时受雇的公司想找合伙人，派我来此考察一家香水工厂的制作能力。说是要找合伙人，准确地说是想成立“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这个字让我笑了出来，因为我离开法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到这个我深感兴趣、让我惊叹连连、又对它的认识只限于旅游指南介绍的国家探险。二十六年后，中国仍令我如痴如醉。当时的上海充满了异国情调。数百万辆黑色自行车沿着种满梧桐树的大道行驶，漫天彻地净是融合了刺耳蝉鸣的刺耳铃声。只有官员才以轿车代步，清一色黑车，车窗上都贴了遮阳膜。

工业部派给我们的公寓，陈设朴素，家具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地板上铺了厚重的丝织地毯，花色鲜艳。墙上张挂着裱框素简的书画，其中一幅特别能掳获我心，让我感动到热泪盈涌。我看不懂那些符号，自然无法明白其意，但那墨黑色泽、雄浑和遒劲的笔画、连绵回绕的字形及散发出来的律动感，令我倾倒。这个印象至今在我心中鲜活着。那运笔的手有若直觉反射，舞动自如，恍若肉体与精神的延续，随着年深日久，我相信自己当时的感触即受此启发。我想我永远也无法彻底摆脱意义，说不定我根本无意如此。“抽象”意谓将自己从符号中绝对解脱的意愿，不过我还是喜欢抽象画，说什么也不崇拜现实。相较于现实，我愈发喜爱想象世界、幻觉、迷惑，我指的是充满趣味的“创意”，而非“作假”。多年来，我定期更新嗅觉笔记，那是孤单寂静的经验结晶，载满气味的摘要，里头并列的二至五个成分，都是为了创造能随我搭配的气味幻象。我就这样把日常与环境中的气味精简成成分。大自然纷繁庞杂，一朵玫瑰花的香气有五百个分子，比巧克力的味道多，又比蒜头的少。借由这个游戏，我脱离惯常的表现法，建立起一个气味的语意形式，以便把这些词义结合起来，形成复杂的气味，构成香水。我很清楚，我无法保证自己给气味“构建内涵”的做法，会受到认同，被人接纳。

以下是我的几个“迷魂阵”范例：

紫丁香

苯乙醇

胡椒醛

吲哚

丁香花苞精油

苯乙醇和胡椒醛就足以制造出季节初始的白丁香气味。盛开中的丁

香需要吲哚，紫丁香需要微量的丁香花苞。

或者用柑橘精油更简单：

苦橙

柑橘

吲哚

血橙

甜橙精油

乙基麦芽酚

---

1. 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s，1919— ），法国画家、抽象版画家、不定形艺术（Art informel）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黑色是他作品里最主要的元素，他大量使用被他称为“黑光”（noir-lumière）的黑色反光，故素有“黑的画师”之称。

撰序

2009年11月9日，星期一，卡布里

眼下正在进行的工作邀约，包括替一本关于双手、葡萄及酒的书撰写序。我很喜欢这种邀请，让我不得不对陌生的主题产生兴趣，有时它甚至牵涉我的职业。我接受邀稿，是为了纪念我游经波尔多一带，与某位才华横溢的摄影师久别重逢。我就像匠人与艺术家，对和双手有关的事都很敏感，但我也是人，很想得到别人对我的信任和尊敬，所以也担心自己会让人失望。如今已经三个礼拜，我还在计算机屏幕前打转，寻找一个与书本主旨相呼应的切入点、视角、观点。我坐在办公椅上，转啊转的，瞄到壁炉边一本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有关效力的演讲》，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好巧，我翻到第五十五页，作者谈及行动与改造。西方国家偏好行动，东方世界则讲究改造。我读了几行即找到我要的视角：改造的艺术。职人的手都是历经各种改造的手。

演变

2009年11月10日，星期二，巴黎

巴黎管理学院之友邀请我参加第四十八场“创造”研讨会，要见证我身为匠人及艺术家的经验。会议定在八点四十五分整，地点在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mines de Paris）。地点令我惶恐，二十五名与会人士则让我心怯。我只有修业证书这么一纸学历，却要对着大学校[注]的男女校友说话。我的“座谈会”援引我为《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系列丛书所写的内容大纲，并将播放一部短片，叙述我为爱马仕创作“雨后花园”的历程。座谈会尾声，观众踊跃发问。

我喜欢和我的职业有关的问题；它们令我不得不费心琢磨如何回答，帮助我的工作更上一层楼。其中一个人的意见特别吸引我的注意，甚至在对谈之后让我陷入深思：“您告诉我们调配香水时如何构思，也提到形式、时间，但是漏谈了香味的演变。”

当时，所剩时间无几，我没工夫解释，何况我得承认，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可以提供。我可以借由这本日记来补足。香味的演变取决于香水的样貌和持久性。巴洛克式的香水以复杂、强烈、持久为要，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复杂不减，装饰了通过不同香调并列构成的气味，于是闻起来精密、结构完整丰富、含义饱满，有时还会给人压迫感。反之，古龙水的结构讲求简单、充满活力又轻盈（但并非所有古龙水都是简单的）；组成古龙水的香调相继挥发的速度很快，让我们以为香味不会附着在皮肤上。这种形式的香水容易亲近，但是需要特别留心，因为它的低调内敛暗藏着美好与惊喜。

1. 大学校或称高等学院，是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之一，选拔严格、竞争激烈，着重专业能力训练，专门培育某一领域的精英分子，例如理工或政商。

拜访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卡布里

身为人，我乐于接受与分享。身为调香师，我爱好展现跟说服；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投入演出。我既是同一个人，又不是。讨好、诱惑他人的需要，偶尔会让我修改手边的工作去迎合要求，这么一做后，我会在当下获得满足，但隔天我又质疑起自己来。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喜欢交流，也觉得立场不同很有趣，工作的时候，我需要独处。

我不靠比较法来创作。通常，我评估新试样的时候，不会跟上一次试样做比较。我只是想看整体的气味符不符合我脑中的想法。画家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曾说明他凭着记忆，同时画出十几幅同样主题的水彩画，最后只从中取一，销毁剩余的画作。我的做法也相去不远。单纯修正香水配方里的几个元素，去达到已知的结果，这是技艺娴熟的匠人可能会做的，但我不会采取单线进行，而是寻找尚未存在的。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会评估所有试样，然后保留二至三个，销毁余下的试样。每个试样都有其独到的表现法，并不因袭前者。我能借由这道手续开疆拓土。我只不过在追求艺术家的行事作风，如同一个寻寻觅觅，偶尔如愿以偿的艺术家。

品质

2009年12月1日，星期二，墨西拿（Messina）

我与R家族的人有约，该家族是专门生产柑橘属精油的西蒙娜·加托企业（Simone Gatto）的所有人；他们的西西里柠檬精油和橘子精油美妙醉人，一如他们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香柠檬精油。

和桑德罗·R一起，我们聊着质量。他告诉我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去拜见娇兰的调香师安德烈·弗雷斯(André Fraysse)，推荐他一款用新制法提取出来的香柠檬精油。弗雷斯闻了闻样品，即向桑德罗表达谢绝之意，指出这款精油的味道与他们惯用的精油完全不符。这次的拒绝让年轻的桑德罗升起了好奇心并做了一番调查，他得知娇兰的香柠檬精油的做法，是将刨下来的柑皮集中在一方滤布里，以绳子悬绑起来，让精油透过滤布滴入釉烧瓶里。发酵了一整夜的柑皮赐予的那个“独特”调性，正是娇兰调香师心目中的质量标志，新制法却避开了发酵和氧化过程。我们在听的同时笑了，这个故事清楚证明，改变判断标准和习惯何其困难。

化妆品业使用的原料的质量固然是关键。质量即承诺，务必讲究，因为它是香水的一部分，而且绝不能成为左右创造性的借口。最上乘的原料未必能制出一流的香水。

十月的香柠檬精油，其品质与十一月、十二月、一月或二月的香柠檬精油别有异趣。制作过程需要五个月，生产出来的精油有绿意、活泼、清爽的前调，紧接着是花香及甘鲜美韵。在十月的香柠檬精油中，有大量具花香的分子——芳樟醇；二月的香柠檬精油芳樟醇含量很少，却含大量具清新香气的乙酸芳樟酯。然十月的精油因为有微量的叶醇，

闻起来却有清香。在二月的精油里，叶醇和芳樟醇隐微不彰，让乙酸芳樟酯大大占了上风。大自然玩弄我们的鼻子，十月精油的花香和二月精油的清新只有在调配香水的时候，才分辨得出来。

规格化

2009年12月2日，星期三，墨西拿

截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都还在使用今天少有调香师胆敢加进他们香水里的产品，譬如说甲基紫罗兰酮、烃基香茅醛或铃兰醛的渣滓。这些都是制作精油时的副产物，气味极难复制。我用过以不协调的产品合成的天然麝香复制品，这些产品的质量很不稳定，调制出什么香水纯属偶然。此后，原料产品一律标准化、规格化，因此拼凑会受到非难。教人惊奇的是，规格化理应是合理化的过程，反倒造成了某种“浪费”：尽管那些无法标准化，进而工业化生产的副产品并无毒性，今天也都被淘汰了。

原味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墨西拿

我们今天很早出门，去搭穿越墨西拿海峡的渡轮，前往位于卡拉布里亚的圣乔瓦尼镇（Villa San Giovanni）。我们跟一位制作香柠檬净油的农业经营者约在他位于孔多富里镇（Condofuri）的家中。M.P.在他住宅兼工坊的中庭接待我们。左手边是三层楼高的私宅，住着他的妻子和子孙，右手边是同高度的工坊。维尔弗雷·R有礼地说明工坊里面不希望他人拍照，屋外则不受此限。这个男人身材矮小，方头黑面，脸上遍布晒后长出的棕斑，灰发茂密，黑眼睛锐利正直。他穿着一条看不出颜色、布料被磨损的深色长裤，身上的深蓝色莫利通双面绒布外套亦不知穿了几年。

M.P.以母语迎接我们，我只听得懂三分之一。他朝我们伸出一只强而有力且熟习农事的手，接着把我们晾在一旁，径自与我们随行的人说话。他走到离我们几米远的伙伴身边，闲聊了老半天。十五分钟后，我们受邀去参观他的机器，闻他生产的精油。那气味浓郁到足以盖过机器可怕的噪声，扑面而来，将我淹没。作为调香师，为了更好的掌握气味，了解气味，嗅出气味“背后”的气味，会设法和气味保持距离；此刻，气味穿透我，我脱不了身，只得任它将自己笼罩包覆，犹若面对一幅气味的单色画（monochrome）。满鼻子原味的乐趣，确是如假包换的生理体验，带来脑中一片空白的经验。

下午，我们去参观香柠檬果园（giardini di bergamotti）。意大利南部把种植柑橘的果园称为giardini（庭园）。我会有另一场体验的机会，将闻到十二月香柠檬树散发的果皮气味，而非橙树的花香。我在交谈过

程中学到不同品种的名称：费米耐罗（Femminello）、芳塔斯提柯（Fantastico）以及卡斯塔聂罗（Castagnaro）。只需观其果，即可知其名。我也学到那种畸形的水果叫作meraviglia（美妙）。我很高兴学到这个名字。这个大自然的错误被人赋予神奇的效能，会被供奉在柜子边。

梨子，抑或香水试样

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卡布里

我回到工作室，来到我亲爱的瓶瓶罐罐身边。我不在的时候，留下一份主题为梨子的配方草稿有待斟酌。柔和翠绿，无比诱人。我在梨香中掺入花香调，不带白花特有的累赘、麻醉的特征，以及广藿香、木质香及劳丹脂组成的西普谐调；后者应该会在香水的酝酿过程中，犹如弹奏出的一小段乐音。写下这几个描述香水的字眼时，我意识到自己才是唯一能在脑中呈现这个味道的人。或许我可以在这本日记里，揭露一些调香师才能破解的密码。只是说归说，把我脑中的香水结构交出去，阅读日记的人也不会更明白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在演进。我无法预知过去的经验能起什么修正作用，亦不能预见未来。

对刚入行的新人来说，在原料名单中探索香水，就好比怀着无法想象菜色滋味的挫折感，面对一道写在食谱中的食材。这样看来，运用视觉隐喻应该比较合理吧：图像似乎能在我们体内引起更多回响，更能触动我们的情感。广告界则深谙个中醍醐。广告从未让人闻到香水味，却会把嗅闻的欲望撩拨至最大，此为广告的力量与极限。

皮格马利翁注的迷思

2009年12月18日，星期五，巴黎

创造高级香水的一家先驱公司，邀请我去了解市场趋势。虽然我从不分析市场，全赖街道和地铁告诉我哪些香水正当道，我还是对这个研究很好奇。趋势的介绍完全着重于香水的分门别类上。银幕上是香水瓶的投影，同时蘸有香水的闻香条一支支从我们鼻下鱼贯而过。我在震惊之余，又伤心愤慨。太多香水如出一辙，都是畅销香水的变奏而已。

香水的选择取决于营销主管，他会先行筛选，同时拿市面上的一两款香水让消费者参与测试。这些香水是为*benchmark*，即基准点，用来比较来分析大众的偏好。

这种实施方式可追溯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时香水的商业化不再由公司总裁做主，而是交由营销团队预先分析“市场需求”。今天，产品经理或是项目经理不仅左右着调香师的创作，还偏爱那些能执行他们概念的调香师。因为选择年轻的调香师，他们才能把自己也当作调香师，化身皮格马利翁。他们自认有个“灵鼻”，却又同时依赖市场调查；他们要求调香师每天加倍试验，藐视评估和思考需要付出的时间，榨干这些年轻调香师的知识。

我乐于相信每位调香师都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门艺术，而且工作的原动力是出自欲望，因为调香师为案子全心注入的情感投资，他将会是头一个享用的人。与其他调香师合作，若非出于自由选择的话，只会对案子造成最大的损害。虽说交流有益，集思广益却很有害，甚至危及整个创作程序。为减轻调香师工作上的感情负荷而令其分散情感投资，是不懂调香师精心考究以满足要求的做法的。这种思考及行动方式，只会

为其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挫折感。

---

1. 在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的雕刻家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因为对塞浦路斯女性失望，决定终身不娶。某日，他用象牙雕了一座名为伽拉忒亚（Galatea）的少女像，因为雕像太完美，他竟爱上自己的作品，后来阿佛洛狄忒女神赐予伽拉忒亚生命，皮格马利翁如愿娶她为妻。

薄荷

2010年1月5日，星期二，卡布里

爱马仕的“美丽的逃逸”（L’échapée belle）主题发布会在二○○九年四月举行，地点在全球最大的生鲜产品市场——伦吉斯市场（marché de Rungis）。一大清早的市场门口，来宾都要在篮子里装满他们自选的蔬果。我记得我在篮子里放了好几把新鲜薄荷。薄荷香能抖擞精神，有愉悦舒缓之效。这次的“气味邂逅”，我记载在Moleskine笔记本里，它在我记忆里的影像历历可辨，我今天打算用这个影像开始工作。

主题虽然明确，如何诠释却似亲身历险。化妆品界的薄荷精油种类不知凡几——留兰香、辣薄荷、唇萼薄荷、田野薄荷、柠檬薄荷，而且都被香料师运用在糖果、牙膏和口香糖上面，有时甚至出现在家庭清洁用品中；这些产品简直贬损了嗅闻薄荷香时的情感。柠檬香亦然。一九六九年，名为Joy的美国洗碗精里初次使用了柠檬香，柠檬遂成为清洁用品的象征气味。尔后的香水制作就极少使用柠檬了。薄荷香令我忆起溪边和喷水池的味道，所以我一定要替它找到新的铺排，把它变成香水。

以薄荷为题的香水现在还有，或曾经有过，譬如雅克·法特的经典香水“绿水”，还有最近法国的詹姆斯·海利的“鲜薄荷”，但这两者无一符合我脑子里的想法。我从鸢尾花／青薄荷的谐调试验起，这个对比意外好闻，但也是它们唯一的优点了。试到第五次，我就停止了钻研。我又改以茶／青薄荷的韵致和谐的谐调卷土重来，但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晚上喝的药草茶。又试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茶与薄荷这个主题便无疾而终了。

经典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巴黎

傍晚，我在FNAC百货商店花了几欧元，买回数本口袋版的《梅格雷探案》——可以预见我会有个美好的夜晚。趁机也带了一本科洛迪的法意对照版《木偶奇遇记》，因为我想重新学习意大利文，而做此决定。我习惯把买来的书草草翻过，然后随机抓住一个句子。科洛迪这本书是经典之作，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定义吻合："所谓经典，是一本充满未尽之语的书。"我将这个定义据为己有已经很久了。它让我忆起一件特别事件，应该发生在我还是年轻调香师而且刚开始赚了一点钱的时代——我无法确定时间，因为我的记忆不会将生命中的大事按照时间排列。我送自己一幅美国年轻画家贝齐·N（Betsy N）的水彩画，她丈夫是我们家族的朋友。画中的日本风格花卉纤巧悦目。我很高兴买下这幅画，帮它裱了褙，挂在往来行经之处，这样我才能尽可能地常常欣赏陶醉。十五天过去，水彩画的内容变得空空洞洞，我再也不为它迷惑。我蓦然清醒，自尊心受到伤害，不忍再瞧它一眼。最后我把画拿下来，淡忘了它。我怎能入迷到这个地步又这么快就腻了？该怎么做，我的香水才不会像这样单调得令人生厌？因为我已经转而追求简洁的配方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反复阅读埃德蒙·罗尼斯卡[注]的《论美学》（*L'Esthétique en question*）。

---

1. 埃德蒙·罗尼斯卡（Edmond Roudnitska，1905—1996）是法国著名调香师，曾为迪奥、爱马仕、雅顿等品牌创作过多款经典香水，人称"香水之父"。

无穷无尽的名单

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巴黎

卢浮宫在翁贝托·埃科领导下，以“无尽的名单”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小规模展览，在与卢浮宫的空间对照之下，展场有如壁橱那么大。展览名为《一千零三》（*Mille e tre*），指莫扎特的歌剧中，唐璜的侍从莱波雷洛（Leporello）歌颂主子的情场战功。

计算机就是个无敌的名单撰写者，甚至还能提供名单中的名单；动动指尖，世上所有的知识尽在掌握，累得人晕头转向。怪的是，名单令人放心。我们有意识地对着食谱按图索骥，可食谱也不过就是列了食材和烹调步骤的名单罢了；倘若我们把名单看得太紧要，那么天马行空的怪念头就不会上门了。名单是调香师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可用原料、价格、禁用品、推荐品的列单。香水配方也活脱脱像一份按照某种顺序排列又有待斟酌的原料名单；然而，它与食谱的相异之处，在于配方一旦确立就不容变更，避免变更了香气。在这些名单当中，就属香水的分类最让我焦虑：入选的香水有“诞生”日期，却不见“死亡”日期；它们有时会附注“停产”，却从来不会“停售”，我倒宁愿见到后者。

这样的香水分类名单也并非全无意义。上面那些一个世纪前创造的香水告诉我们，一位调香师创作的上百种香水之中，只有三到四种得以留名青史。我们不妨把这份名单看作教人谦卑的训诫。

慢

一个女人和她的朋友排队等着看简·坎皮恩的《明亮的星》（*Bright Star*）；她回过头，见我站在十之八九都是女人的队伍中，说："这不是给男人看的片子。"

我回答她："您觉得电影有男女之别吗？"

"这部电影的步调慢吞吞的，男人不是比较喜欢动作跟效率吗？他们最受不了拖泥带水。"

"您应该多跟其他男人相处才是。"

"所以您同意美丽的事物是要慢慢地静静地体会喽？"

"我……"

这时，人潮开始涌动了。这段简短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

Shazam

2010年1月18日，星期一，巴黎

Shazam是iPhone的一款音乐辨识软件，在上面几乎能随时找到歌名和曲名。这款软件神乎其神，但也有一些无损于它的优异性能的局限。这一晚，我听着电台播放勃拉姆斯，却想不起曲名，我马上求助于这个软件。我的请求失败了。Shazam无法满足我的要求，因为那场录音是在公共场合完成，并未收录在任何唱片中。既然没有标记，就无法辨识。Shazam可不懂什么是“差不多”。从隐隐约约的线索中去猜测，是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做的事。我漫游巴黎时，自然不认识每条路，但是凭着视觉上的揣测估计，幸得某间商店、纪念性地标、某建筑物的特征，或偶尔凭着嗅出面包店、杂货店的气味，我就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街上闻到的香水味亦然。远远嗅到熟悉的香水留下的余味，我便能认出形式，越是靠近，细节就越是挥之不去。最后，我就能找出香味的出处，有时甚至叫得出名字。但若是碰上一支“像某某某”的香水或是仿制品的话，我也会有栽跟头的时候。

“妙不可闻”

读果戈里的短篇小说《鼻子》。在这个奇特突兀的故事中，科瓦廖夫少校（Kovalyov）在四月七日这天“找回”他的鼻子，很巧，这天刚好是我的生日。

走秀

2010年1月23日，星期六，巴黎

我很少参加时装秀，不过我特别喜欢吾友韦罗妮克·尼沙尼安（Véronique Nichanian）的秀。她喜爱为男士设计着装，作品兼具严谨与轻松。我感受得到她把玩材质时的乐趣、嬉弄色彩的巧妙手法。她钟情灰色，各种色调的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颜色比灰色来得更微妙，也更难处理。她有时玩弄对比，放胆搭配镉黄、普鲁士蓝或虞美人红的开襟外套、衬衫或毛衣。

我在人群中遇上不少曾经出席“爱马仕之旅”发布会的记者。他们对这支香水赞誉有加，甚至找到精确的字眼描绘我渴望传达的意图。我虽然得偿所愿，但还是受宠若惊。而且，我再怎么在意他人的赞赏，也知道只有大众拥有选择权。每年发表的上百款香水中，必须等首批销售半年之后，亦即补货到店家所需的时间，始知一支香水有无成功的机会。爱马仕的“大地”，在法国是男性香水畅销榜的第四名，这对一家营销预算不多的化妆品大集团来说，成绩斐然。我无法解释这次的成功，一如我无法解释“雨后花园”的失败，在我心中，“雨后花园”是我创作过的最美妙的花香谐调之一。亮眼的销售成果不是解释，只是证明。想用三言两语解释成败，通常是因为不愿正视详情。

墨比斯[1]

2010年2月2日，星期二，巴黎

我们请让·吉罗（又名墨比斯）以旅游为题，替“爱马仕之旅”发布会的宣传册画几幅图。这个想法很美。我和墨比斯表达自我的领域不同，但有合作的机会。我们在位于圣奥诺雷市郊的办公室里碰面。墨比斯说话轻松诙谐，因为一个将我俩距离拉近的主题——“白描”[2]，我们很快就一拍即合。他告诉我他刚踏进漫画界的时候，总以细节填满他的图，但随年龄渐增，愈发倾向白描，他的图因此完美纯粹，色彩清楚明亮，剧情清晰，不蔓不枝。

我让他闻我的香水，跟他解释我的风格。他闻了闻，感受到我的意图。“真香！”他说，“能这么说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好怕必须说些礼貌的场面话来恭维您，想到就尴尬。”

---

1. 墨比斯（Mœbius, 1938—2012）本名让·吉罗（Jean Giraud），是法国著名的科幻漫画家、编剧，更是将法国漫画提升至艺术境界的第一人。他的画风多变，从早期深入描绘细节的写实风格到之后简净诗意的奇幻美术设计，是许多日本动画大师（如宫崎骏）相当欣赏的对象。《风之谷》与墨比斯的科幻代表作*Arzach*有诸多雷同之处。
2. 白描法（ligne claire）是一种画图技法，也是叙事风格。画家通常不使用线影法（hatching），而是以清楚整齐的黑线勾勒形体，再用无光线或阴影效果的饱满色彩涂满，例如《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Hergé）即为白描法的先驱。

命名

2010年2月3日，星期三，卡布里

项目经理为了给新香水命名，打了电话过来。香水的主题是鸢尾花，即将于秋季呈现在爱马仕商店里，需要有个欢乐的名字。主题看似平淡无奇，因为是调香师常用的。我在花香上面下功夫，顺其自然，令香气介于玫瑰调、橙花调和橘子调之间，其实难以闻辨，冷冽精致，脆弱又如此实在。

我收藏浮世绘，记忆里有浮世中的鸢尾花影像，恰如画家尾形光琳[注]的《燕子花图》。我的花园和这个浮动之世灵犀相通，五月至六月都盛开着白色和蓝色的鸢尾花。从雪白到羽毛般白，从近黑的蓝至蔚蓝，间有若干粉红鸢尾花点缀。这两个天地交融渗透，日本艺术家的眼光深深影响我望着、嗅着以及碰触鸢尾花时的感受。

每支“爱马仕闻香珍藏系列”的香水都有个名字，以香水的原料与另一个表达调制精神的字眼相辅而成。名字的构思来自文字，有时是原料名称的排列组合。这里和日文并排的结果相当吸引人：“绀鸢尾”，绀指蓝色，“花道鸢尾”以及“鸢尾浮世绘”。“广重鸢尾”[注]或“北斋鸢尾”[注]之名称则不可行，因为都有人注册了。名字的发音必须能勾住你所有感官，它是人们与香水的第一道接触，所以我们偶尔得花个把月挑选，也因为必须向世界各地负责商标专用权的机关打听，有时会令定案日遥遥无期。

---

1. 尾形光琳（Ogata Kōrin, 1658—1716）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工艺美术宗师，装饰风景画“琳派”的始祖，代表作品有《燕子花图》《红白梅图》等。

2. 此指著名浮世绘画家歌川广重（Utagawa Hiroshige, 1797—1858），他深受印象派画家如凡·高、莫奈等人的喜爱。其名作《东海道五十三次》描绘的是从江户至京都所经过的五十三个“宿场”（驿站），再加上起点和终点，共五十五景。
3. 此指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Katsushika Hokusai, 1760—1849），其代表作之一《富岳三十六景》中的《神奈川冲浪里》驰名世界，曾启发凡·高、德彪西等西方艺术家的创作。

豌豆公主

2010年2月6日，星期六，卡布里

《新观察家》在当日报纸的第二及第三版中，刊登了爱马仕新一拨主题为童话故事的广告。安徒生童话里的《豌豆公主》是这个系列的首幅插图。一位秀发以鲜艳丝巾编起来的年轻女郎，头靠一堆花色缤纷的抱枕，这画面占满了一整页。那些色泽明艳萤亮的抱枕，令我想起香豌豆（lathyrus odoratus）的颜色。我可以猜想抱枕后面是她的身体。在这堆抱枕下方，介于第一跟第二个抱枕之间，放着一颗豌豆。

背景是晴天景致，一个模糊平滑、毫无凹凸起伏的世界。绿色、黄色、粉红色、紫色和蓝色，堆积并列，都是对“和谐”这个主题的譬喻。广告散发出愉悦的吸引力，但愿在我开始创作以梨子为题的女性香水中也能找得到。

薄荷，后续

2010年2月8日，星期一，卡布里

平时往来的供货商，送来一些经过蒸馏和各式萃取法提炼而来的薄荷精油赠品。以超过一百度的水蒸馏出来的精油，已流失揉搓叶子的那种绿意调性。来自干燥植物的净油有稻茎干草之味（植物含水分的话就不宜这种萃取法），因为这个薄荷案子而被我打了回票。二氧化碳萃取法是采用极低温生产的方式，故其成品较接近新鲜薄荷的香气，仿佛刚刈下来。这些赠品的其中之一非常吸引我，但是含有许多叶绿素（即菠菜色的色素），到时候会需要脱色。我虽然渴望“绿色的味道”，却想要香水无色，让人惊讶一下。

我在爱马仕闻香珍藏系列的“刀锋薰衣草”中用了薰衣草精油，还介入修改了精油（其中含有数百个分子）的成分，这才获得跟我追求的想法搭调的原料。这里用的薄荷精油成分都不复杂，我也无意修改。香芹酮或薄荷醇是这些精油的主要成分，主宰这些精油的气味。香芹酮有口香糖的气味，薄荷醇则像薄荷糖。

就在我钻研这些原料的同时，还利用手边的样品来尝试新谐调。薄荷的冷冽绿意和广藿香的深沉滞闷之间的反差，造就一个惊奇绝妙的组合。

焦虑

2010年2月12日，星期五，卡布里

焦虑是旧识，一向不请自来。它在我二十岁或更年轻一点的时候，冷不防冒了出来。我先是厌恶，继而接受了它。拜它所赐，我后来明了何谓“世间真正的谜都是双眼可见，而非不可见的”。读到王尔德这句既简单又复杂的话，令我动心骇目，有种脚下虚浮了几秒的感觉。我瞧见自己脚下开了深渊大洞，知识全都不见了；紧接着又为这一刹那的错觉赞叹起来，因为它见识了我内心惊醒，证实了我的确存在。

焦虑通常毫无预警就会冒出来，但是我认得前兆。它最常在创造香水起步的时候显现。我有时读着刚写下的配方头几行，就内心焦灼起来。配方虽然只有短短数行，却令我五内生惧，心慌又担心自己计穷智短，文思枯竭。其实我感到一股野兽般的需求，想要——容我这么说——“光着身体”去创作，好像把堆满创作者，特别是经验老到的创作者，那些生命的自发性、条件反射都“脱掉”。这头几行有时纯属热血冲头的产物，发自昙花一现的欲念，但往往是为了较为广泛、周延的计划而写。我必须用我的意图和欲望来包装这几行屡屡让我恐慌的字。

另一种焦虑在我创作某支花园香水时缠上我。我调配这支香水的做法，不是把抽象的想法具体化，而是看我身在何处，要选择什么内涵。面对这么多可能性，挑选一种或多种能变成符号的气味，形同走上一条我得自己开辟的路；选择越多，焦虑越发强烈。为此我失眠了好几夜。有人或许会反驳我，说这是我自寻苦头，未必人人如此，我很乐意受教。但我依然相信经济的交流使得品味亦即嗅觉变得整齐划一，你我会共享某些喜好，尽管仍有一些反感是因人而异的。

一旦选好走哪条路，焦虑就烟消云散，顿时我又满心喜悦，只想塑造香水，谱写香水。但焦虑偶尔还是会在最后的抉择时刻回来。

邻家草皮总是比较绿

2010年2月15日，星期一，莫斯科

因为“爱马仕之旅”的发布会，我来到莫斯科。当我在大厅坐定，向旅馆服务生要了一杯红茶，她送来埃迪亚尔（Hédiard）精选茶。我若在巴黎同一等级的旅馆，他们会端上俄国品牌的库斯米茶（Kusmi Tea）。费尔南·布罗代尔[注]所言甚是，“资本主义就是，”他写道，“一种交换游戏。”

---

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是法国历史学家，为“年鉴学派”（École des Annales）的第二代大师，曾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获牛津、剑桥等多所知名大学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

天赋

2010年2月16日，星期二，莫斯科

一位女记者问我是否拥有天赋。我想她的意思是指才华，与生俱来的优势。我回答她说，我并不知何谓才华，更别说天生的东西了，所以没有，我没有天赋。

我会选择香水纯属偶然，或许，说香水挑中我才更贴切。我可以当水电工、画家或音乐家，只是我身边既无画家、水电工，也没有音乐家。啊，这么说也不对，因为我舅舅是公立学校的音乐老师。记得青少年时，我们还住在尼斯，我曾在他家试学了几个月的钢琴。一周一次，教材是魏尔德（Verlde）的《粉红钢琴教本》（*Rose Essor Diano Method*）。书名页的颜色和装饰艺术风格的图案设计，我仍记忆犹新。问题是，我一回到家，根本没人在乎我学得好不好，不过当我十六岁进入格拉斯[注]的安托万·希里公司[注]时，情况就不同了。这家工厂在二十世纪前半，都是名闻遐迩的科蒂（Coty）公司指定的供货商。

希里公司的所在地前身是嘉布遣小兄弟会的修道院，我初入香水界时也真的像个见习修士。我穿着蓝色工作服，后来则改披白袍，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经历过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注]，白袍也被我收了起来。我在这家公司一开始就碰到很照顾我的男男女女，他们引导我起步，一路支持我，见我日益长进。蒸馏、萃取、钻研、制作、生产、分析、采买，我无一不喜欢，唯独对会计缺乏兴趣，我觉得金融财务难以理解，也委实太严肃了。这就是我学艺的开始及摸索的经过——一直贯彻至今：我就是这样磨砺自己。十九岁时，我离开希里公司去服兵役。未来如何我无从知晓，只希望退伍之后，能在这个我热爱的天地里觅得

一席之位。

之后希里公司就被拆毁了，如今旧址已成了法院。

---

1. 格拉斯（Grasse）是位于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Provence-Alpes-Côte d’Azur）的一座城镇，被称为世界香水之都。
2. 位于格拉斯的安托万·希里公司（Établissements Antoine Chiris）创于一七六八年，主要贩卖天然植物做成的香水原料，也自行制作香水，可能是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香水原料公司。一九六七年为美国UOP企业买下。
3. 法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发起人有学生和工人，因为对社会及学校不公、封闭等现象感到不满，希望争取平等跟自由。愤怒再加上流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左派”思潮影响，鼓励年轻人挑战权威，秉持革命精神，崇尚自由，不要拘束。

微茫

2010年2月19日，星期五，卡布里

我从巴黎回来。收听法国国内电台（France Inter）时，耳朵突然被“微茫”这两个字抓住。一位年轻作家刚刚引用这个词，作为他接下来是否计划出新书的回答。他答道：“我只写了一页，包含了一个微茫的想法，但这就够了。”

这夜稍晚，我打开正在读的书，翻到一百四十一页。翻页时我找到“微茫”这两个字。这个词如影随形。“微茫”正是我对这支创作刚起步的女性香水的想法。我只知道我要一款散发花香果味、可口的香水。可口但不令人贪馋。令人贪馋的气味闻起来都懒洋洋的，但是可口的气味却诱人无比。“可口”一词便足以勾唤联想，变成一种气味。

花园系列

2010年2月21日，星期日，卡布里

我又想起一个在巴黎管理学院“创造”研讨会时被问到的问题：创作花园系列的时候，我是否一定要身临其境？

记得爱马仕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回答绝非必要，只要跟我描述莱拉·孟莎里[注]的花园，给我的想象空间就绰绰有余了。我想自己的才能知道怎么找到这款即将成为“地中海花园”的香水之气味内涵。

爱马仕很坚持要送我过去。我接受了。离开前我什么都没读，这样才能用纯真的态度迎接这个案子。但我还是带了一本季奥诺的口袋书当旅伴，同时权充护身符，助我祛除平常的焦虑。大家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眼前的花园跟我坐在办公室里想象的天差地别。我好比带着一盒水彩来画草图的人，到了现场才知道自己对一座阿拉伯式花园该有的构造、装饰或是个性一无所知，尽管充盈此处的花卉、果实、北非树木的香气早就出现在我脑海里。

雪松、尤加利树和棕榈树沿着长长的大道，投下浓荫。树下的我，五感受到围攻。我迷失了。猛然间，我的想象空间惨遭偷袭，马上就被局限在常见的刻板印象里，我必须忘掉这些才懂得凝视光和影的游戏，体会无花果树和海百合的芳香，倾听水塘和鸟儿轻唱，触碰沙子和水。我足足花了三天才找着、选定这支香水的内涵，尽全力把这个独一无二的胜地，属于它的暗影和清新都表达出来。

---

1. 来自突尼斯的莱拉·孟莎里（Leïla Menchari）是爱马仕的艺术总监，从一九七八年起

便负责装饰爱马仕的橱窗。她的密友、著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称莱拉·孟莎里是“魔法女王”。

又见薄荷

2010年2月22日，星期一，卡布里

以二氧化碳萃取法提炼的薄荷，经过脱色，成品清澈淡黄，正如我所渴求，但这个过程也加重了刚收割的稻茎的干草味，非我所愿。我决定只用传统的薄荷精油，尤以青薄荷和唇萼薄荷最佳，这两者粗犷的味道让我着迷。我搁下青薄荷／广藿香的谐调，作为未来的淡香水之用：这种深沉的搭配比较适合淡香水，古龙水则必须更活泼，要能立即让人眉开眼笑。

我是可以运用薄荷／苦橙叶精油／香柠檬／柠檬的谐调，配制出一款传统的古龙水，但是这个搭配方式缺乏创意，我觉得不过尔尔。我大玩每个成分的重量和浓度，尝试新的谐调。我大量使用的黑醋栗和青薄荷有相同的调性，浓度也一致，十分搭配。女贞醛是一种强大的分子，有天然绿意的生硬气味，须节制使用。这个化合物可以增添“刈下来的叶子”的效果。女贞醛在这个调配里用量过猛，会一路伴随，掩盖青薄荷的口香糖效果。

我在爱马仕的“橘绿之泉”里，首度使用黑醋栗和青薄荷的谐调。不过，当时这个谐调只是西普香水里的特色之一，而非主导特点。我现在的想法是去掉柑橘香，只剩强烈的薄荷清香，好像刚刈下来：头一批试样都很耐人寻味。

时尚

2010年2月25日，星期四，卡布里

我不求教星相，却很乐意参考混沌迷茫的自媒体星群。许多自媒体把香水当作时尚产物似的侃侃谈论，然而支配时尚和香水的两个世界，本质上有相当大的歧异之处。香水与时尚固然有部分关联，联袂亮相，却不同居。时装发表的节奏亦与香水有别。事实上，香水避开了时尚的朝荣暮落。就定义而言，时尚即落伍的事物。从我们每年推出的数百款香水中，的确不难看见时尚的迹象，盖因能历久恒存的香水甚少。香水一旦为人买下，用完即忘，只有不受此限的香水才叫“时髦”。拿香水来说，尽管爱斯卡达（Escada）这个品牌很有企图心，每年推出一种新香气，为短命香水开了路，但是创造时尚、左右潮流的是时代。

香水与时尚之间的结合并不受拘束，故有稳定品牌名称（商标）之用。香水无过季之忧，时尚对其一时间的控制，也不能拿它怎么样。

潮流

2010年2月26日，星期五，卡布里

消费市场好比等着进食的食人魔，胃口如虎似狼，拒绝瘦身。它缺乏好奇心，不贪新奇，又渴望我们总是为它上同一道菜：潮流。食人魔和潮流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却又冲突相悖。想让食人魔接受潮流，就要经常向它复诵同样的故事——食人魔的故事，要用长篇大论、魔法仪式、测试把潮流包装起来。至于潮流呢，最喜欢我们举办选美比赛或其他五花八门的竞赛，因为它希望被大家接纳。我们谈论潮流的时候要有幽默感，甚至语出嘲讽也无妨，它才不怕呢。潮流总是有粉丝团、自媒体和八卦簇拥着。

托克维尔[注]预言，社会将因为民主，品味渐趋一同。潮流或许是民主的代价。

---

1.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集法国政治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及作家于一身。他对美国民主主义以及西方世界民主化的演变有精辟的分析，著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等书。

身份认同

2010年3月2日，星期二，香港

为了“爱马仕之旅”的发布会，我来到雅号“芬芳之港”的中国香港，回答从中国内地、马来西亚、韩国甚至来自远方——澳洲的记者提问。这类行程总是被安排得分外紧凑，但我仍尽量保留几个小时给自己，开个小差，认识一下城市。我打算参观位于九龙的香港艺术馆。要到那个地方必须先搭渡轮。我们抵达码头的时候，我看见一大幅有线电视的广告海报，上面的中国年轻男女不仅装扮雷同，每个人也都署了名：凯特、纳塔莉、丹尼斯、迈克，等等。无一人有中文名字。这些洋名让我震惊不已。在我眼里，取洋名等同于被外族同化，丧失身份，人类沦为商品。国际化至如斯地步，荒谬之极。我们的财富正是彼此的相异点，不是相似点。命名国际化的法国香水亦如是，净是些无法引人遐思，也没有味道的名字。

碗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香港

碗足微呈梯状，单素无华，脑海随即浮现以其掬水而饮的动作。形制宁和，毫无“赘述”，作者不详。这只碗构图纯粹，薄如羽毛笔的线条。它的白，仿佛阳光下的雪，澄空中的云，绝对的纯白，清透明亮，从展示在橱窗里的其他碗中脱颖而出。它的形状与色泽完整，让我打从心底怡然欣悦。“器物”，恰如画家夏尔丹[注]所写：“皆有其精魂（我还会加上‘深意’），我们得以经由感受进入那个心灵。”卡片上只写了：**蛋壳瓷碗，明代，十五世纪，香港艺术馆**-。碗的实用性令我想起康德，他认为物品只有不含实用性才具有美感。依他所见，用具皆不能被视为美。所有展示在这间美术馆里的陶瓷器，都违背了这个十足西式的观点。从陶至瓷，自中国到日本，陶瓷器在工艺界素来都有重量级的地位，某些甚至攀升至“国宝级”的层次。这只碗本身就是美的定义。

---

1. 夏尔丹（Jean-Siméon Chardin, 1699—1779）是法国画家，善于静物画、风俗画（peinture de genre）和粉彩画，被公认为十八世纪最伟大的静物画家之一。

人工

2010年3月5日，星期五，香港

“这个人工的东西是什么？”有人问我。这个东西，或应该说这些东西，是一些白色方块，差不多像“乐芝牛”牌芝士丁那么大，上面布满罂粟籽般的黑籽，和苹果、西瓜、芒果、柳橙丁拌在一起，其实是旅馆送来当早餐的水果沙拉。这个“东西”叫火龙果，这种水果果皮粉红，果肉为白，在亚洲广受欢迎，但对我们西方人而言却索然寡味。因为无知，我们误判、宣称这个东西乃人工所制，而已知的事物则似乎理所当然是天然的。

我不晓得听过多少次“你们的香水只用鲜花和天然产品，不添加人工产品吧？”遇上这样的问题我总是口径一致，答道两者我用得一样多，而且少了人工产品，我是做不出香水来的。

十九世纪末的香水化学，卸除大自然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桎梏，让香水艺匠成为艺术家。

失望

2010年3月6日，星期六，香港

我把以梨香为重点的女性香水试样，放在包包里带来了。易地而处不失为换个方式品香的好法子。我喷洒香水，闻后不禁大失所望。是香港湿热使然吗？还是我的鼻子出故障了？这个气味比之我的记忆，显得更加粗粝枯涩，走样了。我盖上瓶子，收进包包。晚点我再闻闻看。

并列

梅花已凋，樱花未开的时节，东京

在日本，季节性是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人在通信开头提及四季，衣饰色彩应时当令，吃食也按季节循环，这是习俗。我们今晚受邀到一家荞麦面店用餐，整间餐厅就衣帽间这么大，都被我们独占了。满室的麦粉香令我联想起烤栗子的果肉。我们在柏木柜台前坐定，三位穿着白衣，额上绑着蓝色头带的厨师向我们招呼致意。他们随时待命，准备餐点，为我们服务。其中一位揉完面团让其醒发一段时间，接着拿起面团，层序分明地擀平，整成方形。他用尺将面团切段，每条面宽如鞋带。这段时间，另一名厨师在石磨里研磨荞麦粒，准备以后使用的面粉。面条被丢进早已准备好的热汤里，又几乎立刻被捞起、分配入碗，再端上来。晚餐开始。旁人建议我响亮发出稀里呼噜的声音。日本人吃面习惯发出这种噪声。

吃罢第一碗面，又连续上了好几道菜，每道菜的盛器不尽相同。在日本，碗盘也有时序之异：冬季用瓷，夏日是玻璃与竹器。对眼睛和味蕾来说，没有一次不是惊喜。每道菜肴都使用当令食材，巧妙搭配色彩、口感、滋味。素材绝对要新鲜，风味深微精妙。日本料理不见层叠堆积、丰盛多量或稠酱浓汁，混合才是传统西方料理的特性，能够补救错误。这里则不容有失。我们面前上演的这场秀不单妙趣横生，让我们短暂耽于享乐，更讲求厨师的绝技巧艺。

礼仪

2010年3月10日，星期三，京都

我们今早离开日式旅馆（ryokan），旅馆老板陪我们来到路上，向我们鞠躬致谢良久，背挺得笔直。我们搭乘出租车，车子行驶了几米，我向后瞥了一眼，旅馆老板再度向我们挥手致意，目送我们离去。我犹豫着要不要再转过去看。出租车在街角转了弯，他们也消失在我们视线中。

我们准备搭乘东海道新干线，这是前往京都的高速铁路。车站的大小、整洁度，还有让外国旅客无碍辨认方向的指标，无不令我啧啧赞佩。来到月台上，令人惊讶的是乘客都很安静、守规矩，站在地面指示车门位置的画线之间静静等候。火车来了。我们在早先由法国预订的座位上坐定。一缕香奈儿“5号”香水的微弱香气在车厢内飘浮，我回头寻找香水主人。车厢内只有男人。莫非冷气里掺了香水？乘务员来检查车票。他转身，低头致意，离开。他每一站都会出现，每次都不忘敬礼。推着餐车的饮料贩卖员穿着白衬衫和黑裙，像个小学生，在座位间穿梭。她罩着件紫色与黄色相间的围裙，在背后绑了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她来到自动门前转过身，也弯下上半身，打直腰杆，视线落在座椅头枕处。

无论抵达或离开饭店、旅社，还是在咖啡厅、商店，躬身相迎是日本人的日常礼仪。礼貌并非美德，这些看似造作，甚至虚假的仪态会让我莞尔以对，但礼数周到是个优点，让社交生活容易一点，我很欣赏。

自然

2010年3月15日，星期一，金泽市

喜爱日本者，必定会记着京都这个有两千座宫阙和庭园的城市。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我们搭火车前往金泽市，其庭园举世闻名，象征宋代园林的理想美。无论是枯山水庭园还是苍苔遍地的园林，或仅仅是漫步用的公园，日式庭园在我们西方人眼里，都是人工所为。对我们的日本向导而言，当然，再无比它更浑然天成的庭园了。我不客气地提醒她，庭园构筑得井井有条，石头经过精挑细选，流水奔泉，树木的尺寸优美细致，枝叶刻意的造形，甚至松针一根根都似有光线打亮，还有这充满象征性的美、仿效自然环境的造景。她依旧保持美好的微笑和好脾气，回答我这一切全都再天然不过了。自然乃文化也。

比尔·埃文斯

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东京

将日本与爵士乐相提并论，看似有欠妥当。实则非也。爵士乐实乃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蓝调**已在日本落地生根。

除了偏好摇滚乐的星巴克外，大多数咖啡厅、约会场所都用爵士乐迎客，他们特别偏爱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的乐曲，且经常是三至四名乐手的组合。反之，餐厅则更喜欢古典乐，从莫扎特到德彪西都有。莫扎特似乎也与这个讲求素雅的国家格格不入，德彪西（Debussy）和拉威尔（Ravel）倒很是匹配。听爵士乐的民族，即讲求人性化交流的民族。

我是爵士乐迷，我进入银座的著名山野乐器行，期待能挖宝挖到一张我可能没见过的比尔·埃文斯的唱片。在我心目中，埃文斯是最伟大的爵士钢琴家。我找到一张难得一见的DVD。回到饭店，我将影碟滑入索尼播放器，我听着、看着比尔·埃文斯、马克·约翰逊（Marc Johnson）、乔·拉巴贝拉（Joe La Barbera）的三重奏表演。埃文斯的弹奏细腻精准，魅力逼人，充满光辉，让我喜爱人性。他“五彩缤纷的音色”令人联想起加布里埃尔·福莱[注]和克洛德·德彪西。

但愿我可以将“五彩缤纷的音色”转变成“五彩缤纷的气味”。

---

1. 加布里埃尔·福莱（Gabriel Fauré, 1845—1924）是法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雅擅管风琴及钢琴，与德彪西、拉威尔、萨蒂、圣桑（Saint-Saëns）合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法国音乐家。

工作

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卡布里

今早回到工作室，许多被中断的工作还留在桌上。三瓶主题各异的古龙水等着我。以薄荷为题的那瓶我先前提过，暂且搁下。第二瓶古龙水以榄香脂为基础香，榄香脂乃一种异国树木的树脂，味似柑橘。第三瓶的主题是橘香，我称它“蓝色柑橘”，这个淘气的名字的灵感来自艾吕雅，虽然他偏好柳橙(注)。

尚有一支新的花园系列香水正在准备中，我将其命名为“屋顶花园”，向圣奥诺雷市郊路二十四号的天台花园致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花园一度是迪马—爱马仕家族的菜园，待让·路易·迪马执掌爱马仕后便改成花园。这座花园种满应时花草，白花、玫瑰、鸢尾花、三色堇、凤仙花、郁金香，亦有梨树和苹果树。

女性香水H的试样在香港让我满心失落，但我对它还是很有感情，说不定它会开花结果。

另外还有重新诠释爱马仕经典香水如“驿马车”和“漂亮朋友”的工作，我将之命名为“驿马车之香根草”和“漂亮朋友皮革版”。这个工作就好比用自己的敏感去诠释爵士乐标准曲一样。我还可以说说其他或许问世之日遥遥无尽期的工作，例如“涩木”“石木”“陶瓷铃兰”“蓝色水仙”。

这些香水全都在“演进”的阶段，名字说明不了它们各自在我脑海里面的样貌，只是方便我收纳，日后才找得到。当然，我也可以编个密码、数字，但我偏好取名，名字才是它们故事的关键。

1. 法国超现实派诗人保尔·艾吕雅（Paul Éluard, 1895—1952）有一篇名为《地球蓝得像一颗橙子》（*La terre est bleue comme une orange*）的诗作。

心情

2010年3月25日，星期四，卡布里

听完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注]在法国国内电台的节目《漂泊的心情》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水都自诩为完成的作品。这些香水十分繁复，无甚条理，它们层叠不穷，堆砌添加，而且只堪体会一次。一副自命不凡、颐指气使的样子，不容批评。我在一九七六年调配梵克雅宝的“初遇”时，并未免俗。满脑子市场原型（archetypes）的分析，我收集、借用了所有代表女性、丰富、力量的符号，一股脑堆进这支香水里。随着时光荏苒，我觉得这支香水越来越陌生了。我不否认自己创造了它。我和它之间的爱情关系，仅维系于创造它的那段时间。

创作渐多，我构思香水的方法亦随之递变。我对市场充耳不闻，创造有时格外需要重听。我停止堆砌，我并列；我不再混合，我结合。我的香水都是已完成但尚未终结的香水。每支香水都与前者相承，并透露了来者。这不表示它们如出一辙，而是巧妙地连贯起来。我从不改造既有的配方。每个作品一完成，配方就被逐出脑海。事实上，我试着修改、重新检视、挖掘记忆中几个我个人喜爱的主题，为它们别开生面，但这不代表我不再找新的主题。查尔斯·德内[注]说，在他写过的数千首歌曲中，仅十余首听起来成功。

我的做法就是绝不强迫，而是亟欲唤起喜悦、好奇心，刺激交流。所以我刻意在香水里“留白”，让每个人在里面注入自己的想象，这就叫“个人空间”。

---

1.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1945— ）是法国作家、剧作家，亦是龚古尔文

学奖得主，有《暗店街》《青春咖啡馆》等三十余部作品。

2. 查尔斯·德内（Charles Trenet, 1913—2001）是法国歌手、词曲创作者，人称“歌狂”（le Fou chantant）。他创作过上千首曲子，其中脍炙人口的好歌无数，如《大海》（*La Mer*）、《诗人魂》（*L’Âme des Poètes*），等等。

敏锐

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巴黎

我和阿兰·迪卡斯(注)的侍酒师热拉尔·马尔琼（Gérard Margeon）、哲学家尚塔尔·雅凯（Chantal Jaquet）在巴黎书展，畅聊味觉、葡萄酒和香水。马尔琼解释他希望葡萄酒能不再拘泥于形象的表达。能够指认覆盆子调、黑醋栗调、橡木调、玫瑰抑或皮革调，只是第一步。这些都是我们修业初期会用到的词汇，但是在提及地点、土质、矿物香（minéralité），特别是酿酒人的时候，就需要拓宽。葡萄酒的特性应该表达出酿酒人的性格，否则这酒注定投市场所好，而且只能迎合味蕾，换句话说，就是一再炒冷饭，使用同一些配方哗众取宠，变成丧失表达能力的“实验动物”。我可以从马尔琼身上感受到一股想将葡萄酒从味道典范中解放出来的需要，因为味道典范把葡萄酒永远定了型。这段演说听得我兴高采烈，也让我眼界大开。我插嘴对他说，有别于茶道师傅惯于集结、筛选、掂量、添加不同的茶种，我则采用减法，简化我的香水。茶道师傅融入大自然，身为调香师的我则退离大自然，将大自然转变为符号。

尚塔尔请观众用鼻子取代眼睛来理解世界，重新检视自己对嗅觉的成见，例如它所谓的弱点和原始的性质。她花了很多时间引用尼采，后者认为探讨哲理即“有个好鼻子”。在她演说关于嗅觉的内容中，“敏锐”（shrewd）一词再三出现，挑起我的好奇。当晚我在计算机上查看这个词的含义，顺便寻找同义词。“聪敏”指领悟力强，直觉敏锐，心智细巧。还有“灵敏”：伶俐、善断、直觉、洞察力、敏感、纤细。调香师的浑身绝学，一言以蔽之，“灵敏”一词足矣。如此说来，调香师的特征就是“鼻子很灵”喽？这个说法让我莞尔一笑，心满意足。

1. 阿兰·迪卡斯（Alain Ducasse, 1956— ）生于法国西南部，后入籍摩纳哥，是全球知名主厨，他开的其中三间餐厅都获得米其林三颗星的最高荣耀，分别位于蒙特卡洛、巴黎、伦敦。

典范

2010年4月7日，星期三，卡布里

马尔琼想方设法要把葡萄酒从味道典范中解放，这个典范漂洋越海，为人仿效，还像回音一样，携带其他国家的标准回传给我们。听着马尔琼说话，我不禁想起香水和香水的历史。

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的美感及经济标准始终是衡量香水的准则。这些标准由香水的结构、属于哪个气味家族以及浓度来定义。谐调（花香调、木质香调、绿意香调、辛香料香调等）的添加及选择，组成香水的结构。气味家族主要有花香调、东方香调、西普调、柑橘调和馥奇调。香水的浓度则视香水的使用性而定。此外，实习调香师都被迫熟识四十多种代表香水界美学典范（aesthetic canon）的原型。规定、标准、美学典范有了明确的定义，调香师身怀的知识才是文化遗产、传统、国家的象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水界虽有变革，却画地自限，只用化学或天然的新产品，并运用一种自诩革命性的技术——顶空（Headspace）萃取法，可以现场就地分析花朵气味，只是产品全都毫无新意。国际化后的香水公司，从主动提供变成被动接受要求的香水公司，把品味划一了。能引发位居香水界龙头的法国公司开始思考的革新并不多，而且都来自美国，首先是引进干净卫生、拘谨保守的味道，其次是喷雾器的普及——这几乎可说是前者产生的后果（气味是由远离身体的动作来喷洒），以及想强迫消费者以香水的浓度、持久性作为评判市价的主要标准。

今日要归类香水诚属不易。大部分香水的原料都是化学产品，背

离“天然”的标准。而且香水的美感不再纯赖谐调的增添，而是调香师需懂得宏观，才能掌握表达能力。可惜的是，香水的表现力（挥发性及浓度）往往抢尽美感的风头，只求通俗平易，迎合全球顾客。

从商业观点来看，旧香水不再受到景仰，只有新品备受瞩目。法国最畅销的十款香水中，除了香奈儿的“5号”、娇兰的“一千零一夜”和圣罗兰的“鸦片”外，清一色新香水。就工业观点来看，寻找新芳香原料没有前瞻性，理由是立法日益严格，开发的花费高昂，必要的安全测试不胜枚举，研究经费缩减。化学工业偏重大量生产那些气味为人熟悉的分子，对调香师嗅觉的更新，贡献越来越少。

高级香水公司为了永续经营，只得发明全新的气味内涵、崭新的谱写方式，重新定义质量，更新论点，和香水的信徒维持联系的方式也急需汰旧换新。唯有如此苛求，调香师这门职业方能找回存在的意义，恢复价值。

香豌豆

2010年4月8日，星期四，巴黎

我走在皇家街（Rue Royale）上，在拉绍姆花坊（La-chaume）的橱窗前驻足。我刚看见各种颜色的香豌豆。我喜欢它的气味。我拿起手机，拨了通电话给助理安妮，请她向卡布里邻村的虞美人花坊订购几束。

莱拉

2010年4月9日，星期五，巴黎

阿拉伯文化中心正在展示莱拉·孟莎里的橱窗设计作品，等于认可了像橱窗设计这类美观但可有可无、却又引人遐思的职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九九三年，我在圣奥诺雷市郊初次欣赏她的装饰作品，那时一家德国公司的香水研创由我主导。我的办公室恰好正对爱马仕总公司，一年中有四次，部分员工会下楼过街，去看傍晚时帘幕掀起后的大橱窗。后来进入爱马仕，我又碰到莱拉，我们之前曾在她位于突尼斯省附近的哈马马特（Hammamet）的花园里见过面。她引导我用眼光和手，去看、去触摸皮革和丝绸，欣赏那些物品；幸有艺匠对质料博大精深的认识与其精准适度的纯熟技法让它们产生价值。赐予那些物品生命的色彩，为那些物品施加魔力的妙手，莱拉自是最熟悉不过了。

美

2010年4月10日，星期六，巴黎

下午，趁自己还在巴黎，我去蓬皮杜中心欣赏了卢西安·弗洛伊德[注]的画展。一九九五年，我在梅格基金会（Foundation Maeght）博物馆的一场展览里，初次见识他的画作。该展览是为他还有弗朗西斯·培根[注]而办。弗洛伊德展出的绝大部分作品皆是裸体画。这次蓬皮杜的展览特别挑选了与人等高的画作，更加凸显画中人物的存在感，令其栩栩如生。他的模特丝毫不符古典或现代的美学典范。这些人跟我一样都是凡夫俗子，乍看之下虽然令人不舒服，之后他们就会从画前消退：我直视的对象不是他们，而是我们的兽性和人性。这幅画纵然属于写实形象艺术派画作的传统范畴，但无论是他处理的对象还是他使用的颜色，都看得出弗洛伊德素来志不在诱惑、幻觉或表象。这一点令我着迷，因为这个表现法和我充满创意巧思、友善诱人的做法南辕北辙。我百看不厌弗洛伊德的画作，会不会只是一种爱恋却无占有欲的感觉呢？

---

1. 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 1922—2011）生于柏林，是继培根之后最重要的英国画家。他偏爱肖像与裸体画，总是刻意呈现人类丑陋、脆弱的一面，风格写实、讽刺、粗犷。他也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之孙。

2.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992）生于爱尔兰，是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的作品以扭曲变形的人体为主，散发暴力残酷的怪诞气息，常让人无法直视。

豌豆公主，后续

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卡布里

今早，好几束白色香豌豆在办公桌上等我。我偏好鲜艳萤亮的香豌豆，例如橘色、粉红色、绿色、紫色、蓝色，但是味道还是白色的好。爱马仕以童话故事为主题的广告中，**豌豆公主**-的用色让我联想起香豌豆的色彩，但当我行经拉绍姆花坊橱窗前，那些香豌豆的颜色反而让我想到这个广告：香豌豆的馨香说不定可以作为女性香水的部分主题。

成束的香豌豆令我想到弗拉明戈舞裙的裙摆。单枝独秀时，花则纤美，花瓣好似蝉翼纱。香豌豆并无明确的气味，而是介于玫瑰、橙花和五彩石竹之间，还带了点香草兰。我在纸上记下七种我觉得必要的成分，可扼要表达出这个气味。我试了一次、两次、三次，都在平衡比例，到了第四次试验，我加了点石竹调，又再修改了一遍。直到第五次试验，我才觉得满意。于是乎，我有了气味的草图，我可以借此开始调香水了。

香豌豆（第五次试验）

苯乙醇 200

Paradisone ®[注]180

烃基香茅醛 50

玫瑰醇（rhodinol） 30

乙酰基异丁香酚 15

橙花（无色净油） 15

叶醇 5

苯乙醛 50% 5

—

500

以浓度85%的酒精稀释至5%后再闻

---

1. 乙酸甲基-(IR)-顺式_3_氧代-2-戊基-1-环戊酯，一种新型的香酯成分。———编者注

绿色

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卡布里

我的原料供货商每隔几天就会来访，向我推荐化学或天然的新商品。我喜欢和他们一起做梦。他们了解我，知道我喜欢闻稀释至低浓度的产品，而且不必带示范配方来。说到这里，我记起一位供货商想拍我马屁，用他们研发的新成分更换我某个作品的成分之一，进而重新调制了我的作品。这个诚挚天真的做法不仅没能令我感动，反而触怒了我。试想一下，一位颜料商重绘了你的画作来见你，然后企图向你展示他的绿色比你用的漂亮多了。如果这是门、墙或屋面的颜色，我还可以理解，但不能这样对待一幅画啊！

我今天接待某家公司的调香师和业务员，他们来向我介绍一些以新的提炼科技生产的传统产品，其中金莲花和叶子的萃取有绿色的味道，吸引了我的注意，勾起我的兴致。我寻找新的绿意调已经好多年了。此净油理所当然令我想起金莲花的叶香，尚有山葵、辣根、续随子、蓝铃花的气味。这个绿意香味率直，会“示意”，大大有别于其他。我不会单凭味道的质量来选择原料，还会依照我在运用过程中注意到的原料能力。

唯独绿色是有气味的颜色。我收集的原料（未依照优劣区分）中，有柔和、生硬、粗犷、丝滑、青涩、浓馥的绿香等，有的闻起来像四季豆、无花果叶、山梅花、常春藤、海草、接骨木、黄杨、风信子、草皮、豌豆。虽说我不认识什么气味可以表现黄色、红色或蓝色，我倒是知道象征白花、黄花跟红色水果的是什么气味。

经典

2010年4月21日，星期三，穆斯蒂耶-圣玛丽

我们齐集一堂，筹划、定位未来几年的视点和策略。论题之一和我们的旧香水有关。爱马仕是极少数将香水自创造起便集中贩卖的公司，其首支香水“爱马仕之水”是埃德蒙·罗尼斯卡于一九五一年所调。我对这支香水有特殊的感情。罗尼斯卡应该纵横了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光，而这支香水可说是他出道头几年的代表作。“爱马仕之水”的配方复杂无章，但是所有未来的谐调和想法都散乱在其中。五年后，罗尼斯卡为迪奥调配的“迪奥之韵”是去芜存菁的原型，铃兰香的典范。铃兰固然是克里斯汀·迪奥的命运之花，但罗尼斯卡调配香水的方法焕然一新，我只找得到他换了公司这个解释。他离开专事化合物发明的莱尔公司（Établissements de Laire），偕妻另起炉灶，创立艺术与香水公司（Art et Parfum）。

除了在法国象征爱马仕的“凯莉驿马车”之外，“经典香水”（我们公司最古老的香水都有资格冠上这个芳名）只占了我们销量极小的百分比。经济模式和销售商一味崇尚新货，对旧香水不屑一顾。我震惊不已，乃因这些旧香水皆属上品。我并未因此就认为整个业界应该有“道德义务”让“大地”在百年内持续销售长红（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确实有这个使命），但他们有尊重的义务。我喜欢想象女人或男人二十岁时挑选的香水，之后在经历多次“出轨”后，他们还能在自己六十岁想吃回头草的时候找到它。

职业

2010年4月22日，星期四，穆斯蒂耶—圣玛丽

才不过五年，负责每季香水研发的人全数被淘汰换掉了。这些人和我共享同一种视野，负责拟定我们部门的策略，但他们全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我很困惑。在一家公司的组织里，人好好待在一个职位上经常为时不久。的确，职位本身即包含改变的需要，因为日子一久，企划案变化再多，作业内容还是一再重复，不免生出厌腻之感，对处理的事物感到兴味索然，更遑论工作本身了，所以有改变的需要。

撇开经济和薪资问题不谈，人事的调整异动可能是个寻找新眼光的简单办法。我不否认这个观点，但我还是相信提高质量可以替代这个几乎是依赖数量取胜的看法，关键处便是增加职位的价值，也就是说要着重修业，加强能力。

我是调香师，没有职位，但我的职业需要知识精通，技艺纯熟。而且有了这些还不够，要继续立足、操业，我必须不断创新，不是随随便便拿些调配法故技重施就行。

区别于可量化的职位，职业持续开创行动领域，将能力的极限不断拓展。发明即更新、成长。

鸢尾浮世绘

2010年4月27日，星期二，卡布里

闻香珍藏系列的新香水名字已经拍板定案。在“鸢尾浮世”与“鸢尾浮世绘”之间久久委决难下，我最终选了后者。“浮世”出自佛门哲理，意谓“浮动之世”，邀你我覃思脆弱易毁事物感人肺腑之美。它告诉我们世事变幻无常，有若白云苍狗，转瞬即逝，无可定型。“浮世绘”这个词与我眼中的香水同声相应，加上去的“绘”字表示世间的图像化，并特指日本版画，此处乃嗅觉的表现。浮世绘挑选的主题都是随着季节交替、花草景物、旅途的变化，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而来，故能发人深省，勾起你我的好奇心，正如歌川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东海道是一条连接皇城京都与将军所在之东京的路。用形形色色的主题、不同视角、饱和色彩和连缀的景色来表现构图深度和节奏之技法，在十九世纪末又被画家回锅使用。我爱好屏风，特别是绘有《源氏物语》那些。许多屏风描摹的是贵族生活，以几何式构图，利用隔间和金色云朵区分呈现女性与男性的日常消遣活动。少了屋顶，观者得以一窥他们家中的景象，深入一个有细腻风俗、艺术性的文化。

给外国人的意大利语课

我重拾意大利语如今已有数月，倒不是工作上需要，好玩罢了。当个什么都不通，正在学习的人，甚为有趣；学习一种语言或其他才艺，无异于敞开心扉迎接新世界，也仿若提醒我们应谦卑自牧。

我很欣赏我的意大利语老师。他在尼斯一所私校任教，谙习多国语言，其中包含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每周二下午，他从尼斯长途车站乘上开往格拉斯的巴士，再换一班车后抵达卡布里，接着步行两公里至工作室。这段平时开车不需一个钟头的路几乎花了他三个小时。这哪是“出门”，是“旅行”了啊！他从不埋怨浪费时间，乐于欣赏风光，任人载运。他亦阅读，间或修改学生作业。这般平静知足体会着时光，着实令我愉快和欣羡。

我务必要在两小时紧凑的课程中聚精会神。“幸好您有鉴赏音乐的耳力。”老师对我说。我将音调牢记脑中，不难听懂他跟我说的话，亦能正确无误复诵那些字。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听懂CD中的对话。对话不可能中断，我必须从头听到尾，再尝试复诵听懂的只言片语。

头几周，工作火烧眉毛，缺乏练习，一股不满足、负罪的感觉席卷了我。直至某日，我豁然领悟这股罪疚感毫无理由存在，并换上喜悦和充满新鲜感的心情。反正又不打分数，也无需准备考试，只有纯然的乐趣，徜徉在我所珍惜的语言，恰似漫步在计划某些香水的过程。

四月底是铃兰的季节。我有一件进行了数年的工作名为“瓷花”，它的内涵肯定就快要定案了。

评估

2010年4月29日，星期四，卡布里

“你闻的方法和我们又不一样！”我在评估香水的时候，究竟听过这句话多少遍？乍听之下，我可以相信这意谓着我独一无二，我这“长鼻子”不同凡响，几个字就把我捧上顶巅，孤立我。不过我也听出这个句子里的侮辱和排斥意味：“你很不一样，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你的品评又怎么能跟我们的相提并论？”

不，我闻香的方法跟你们不一样。这么多年以来，我特别为了香水也只为了香水磨砺我的鼻子，它懂得分析，有系统，懂得保持距离，尽管我的好奇心仍一贯讲究且生龙活虎，遇上新东西时的热情却已被遗失许久。我羡慕业余的香水同好首次闻到某支香水时的感受和表达，这些就是我渴望失而复得的情话。

评估香水的时候，我并不期待获得技术性的评语，或从市场角度来评估香水，反正我对大部分观察结果已有预见。我等着旁人占有香水，等着他们将案子抛诸脑后，经历、评论、使用我的香水，再用业余者的语汇来描述——那些人总是依照自己的经验来谈喜说恶。

女性香水H

2010年4月30日，星期五，卡布里

以梨子为题的香水试样已经在桌子上等我两个月了。我闻了最后一个试样，找回我喜欢的那个味道。我向助理要一种她“现做”并放在柜子里避开光线照射的浓缩溶液。稀释过后的样本有种天然的生硬气味。要取得梨子圆润的调性，须溶在酒精里长时间酝酿才行。

它可口、爽脆、撩人，却稍嫌冷冽。我修改梨子的谐调，给它汁水淋漓的感觉，再加强些许西普调，彰显香水的情欲感。我挑了一个试样，要了半公升来酝酿。

画家塞尚对毕沙罗说：“我要用一颗苹果惊艳巴黎。”我也有同样的宏图大志：用寻常气味让人惊叹不已。

完美

2010年5月1日，星期六，卡布里

简是美国人，但是半颗心系在法国。我们正在讨论完美。

“调香师这一行，有可能达到完美吗？”

“我想可以吧，虽然我一直在怀疑。”

“您要怎么描述完美？”

“我没办法用一句话解释。据我观察，基督教文化视完美为目标，但又同时在这个憧憬里注入阻碍和垄断的观念，因为对基督徒来说，只有上帝才理应独揽并代表‘这个’完美。”

“您把我搞糊涂了。”

“基督教文化深入西方人心，影响我们的看法和判断。在中国或日本文化里，完美的确存在，一样是众人向往的目标，只是当中没有任何垄断的概念，也不必有什么罪恶感。建筑、绘画、雕塑、陶瓷只要代表完美，都能晋升‘国宝’级位。人也有资格成为‘活国宝’，尤其是艺术家、技艺超群的大匠。法国虽然也将展示在博物馆的作品归类成国宝，但这个词只是用来表示它们价值连城。”

匠人与艺术家

2010年5月7日，星期五，卡布里

爱马仕是一家全心全意跟着T台节奏活的公司。一年两季，一月与七月，公司各路人马向公司总裁、主管、室内设计师、艺匠和艺术家以及全世界的人，呈现他们的春夏或秋冬系列。到了七月，有人请我为来年目录写一段介绍文字，主题是“匠人与艺术家”。

匠人、艺术家：我从不晓得该将自己归于哪一方。调配香水时，我感觉自己是匠人；想象我必须创造什么香水时，我又觉得自己是艺术家。所以我不断在这两种态度中游移摆荡。香水固然是心智的创造，但若无精熟的本事是行不通的。

我创作古龙水系列的时候，骨子里就是位匠人，原料才能赋予香水意义，我甚至弃传统制作古龙水时不可或缺的柑橘精油不用，另行再造以白麝香（合成麝香的称呼）为主角的“雪白龙胆”，用今日的白麝香来代替昔时象征干净卫生气味的柑橘。

创造“爱马仕闻香珍藏系列”（只在爱马仕店中贩卖）时，我行事像个艺术家，原料变成思想的符号。香水原料的标识虽然解释了名称，关键仍在创造一个如真似幻的内涵出来。我很喜欢“如真似幻”这个词，它漠视现实与表象，将我的作品完整却扼要地表达出来。

记者提问

2010年5月11日，星期二，卡布里

我每周都会接到电邮访问。除了攸关香水发布，因此必然是全新的问题之外，有些问题一再出现：未来前景、潮流趋势、下回的发布、灵感来源、亲身经历、创造经典香水（用我的语言来说叫作“历久不衰的香水”）之法门、挑选和保存香水之建言、我使用的原料，最后再以我的喜恶收尾。

我并非总是乐意接受采访。还是年轻调香师时，采访便会让我浑身不自在，我总是把鼻子埋在瓶子里当掩护，答不上话。后来人变得老成了，我更开放沟通，对其他人的提问甘之如饴，他们等于给我一个额外机会，让我思考我的行为，从局中人退为旁观者，让我在这一行里更上一层楼。今天，我饥渴地等待当下无法作答的问题，我会将那些问题保留或记录下来，留待深入思考。这样的交流会让人更喜爱香水。

有美容媒体和自媒体奔走相告，传递知识，我相信大众会对这种表达方式更为敏感。爱好者可以比较他们的感受，辨别香水以求深入了解，分享彼此的快乐，创造迷恋香水的有利环境。

平凡的一天

2010年5月12日，星期三，卡布里

我也有寻常的日子可以过，万幸万幸。那几天，我会在早上八点半之前进办公室。安妮早已将落地窗的电动卷帘拉起，计算机、复印机和咖啡机都在待机中。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一起想想这天的工作、来客，如果当天安排了会晤的话。

我在办公桌前坐定，从评估昨天的工作开始。我用刚蘸湿的闻香条更新这项评估工作，把修正过的地方、比例的变动、原料的添加或抽减记下来。我会同时进行三至四种主题，以避免“目不斜视”（这是个适合用来形容自行车选手和调香师的成语[注]）。我都是在纸上进行创作的工作。我偏好纸张，因为它让我对配方有个全方位视野，亦允许我以铅笔注解。我把成本计算和严守规定的确认工作留给助理，有必要的话，她会利用计算机。我修正完配方就交给她，趁她收集材料、制作试样，我会过滤信件，阅读那些未沦落垃圾桶的邮件并回答纸上访问。只有和庞坦市那边的办公室通电话才会打断我工作。

试样完成了，我就旋开瓶盖嗅一嗅，浸入闻香条。我闻了长达数秒，陷入沉思，与香气融合为一。然后吐气，舒展身体。我逐一比较试样，鼻子从一支闻香条快速移到下一支闻香条上。我从中“嗅出”可能性，勉励自己，接着筛选哪些该留下，最后在配方上加注、修改。新工作又要开始了。中选的试样至少得在闻香条台座上保存一晚，继续酝酿，修改成分里可能出错之处。有时无法明确传达我的想法，我就会中断工作数日。随着工作进行下去，试样的数量亦有变化，从数个增至几百个——数量不代表质量，反之亦然。我们停工一小时午餐。之后我离

开工作室，出门散步良久，让我的鼻子这个品管工具通通风，顺便整顿思路。下午跟上午相差无几。偶尔沉迷在试验和新发现的趣味中，没意识到已经朝来暮去，助理也不以为意，仍旧作陪。只是多数时候，点子并非随传随到。

---

1. 意思是骑自行车时，只顾用眼睛盯着车把，脚拼命踩，香水师也是只盯着眼前的东西。

审查制度

2010年5月14日，星期五，巴黎

在拉杜丽（Ladurée）㊟午餐的特权，就是外带马卡龙时不需要站在柜台前枯等。只消向女侍索张单子，记下想要的口味和数量即可。离去时订购的东西就会准备好了。我们选一盒二十四个马卡龙装，里头有咸奶油焦糖、咖啡、果仁夹心、巧克力、覆盆子、橙花、铃兰和金合欢口味。我太太对铃兰和金合欢的口味很是好奇，问我有无可能不参考任何现存口味，发明新味道——她把嗅觉和味觉混为一谈了。我回话说化妆品界的琥珀虽被命名如此，但打从一开始就不是参考天然气味而来，它是在香兰素和劳丹脂的结合下诞生的，而且八成是因为颜色的关系，故以为名。

今天要为新口味或香味开天辟地实属不易，因为我们非但活在一个追踪系统挂帅的世界，还身处一个必须为每样东西辩解的时代。发明化妆品界的琥珀那般创新的气味，或像刚问世时的可口可乐滋味，已然变成一种赌注、一大创举。原本的社会要求我们解释创作，尚值得嘉许，但是短短几年间，就换上一副说教的态度，要我们为创作辩白。

为数众多的食品上面注明的糖、盐、油脂百分比，本来只作参考用途，已悄悄转变成向消费者发出的警告。

香水亦然。香水成分中，大部分动物性产品已遭禁用，理由是我们良心不安，而非某条法规的考虑，于是在不知情下，剥夺了以生产这些原料谋食的非洲部落的收入，致使他们愈发贫困。

其他甚为古老的原料明明未曾致毒，也因预防起见遭到禁用，有时

为新产品所取代。无人使用过这些只做过无害性测试的新产品。更阴险的是，市场调查都只是审查制度的挡箭牌，根本无法作为确定香水的原因。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普遍有的恐惧吗？过度严苛的审查制度向来不利创造，只是个绊脚石而已，我们全体都要为此负上责任。

---

1. 法国高级甜点品牌，是一家百年老店，以精致梦幻的马卡龙而举世闻名。

慷慨

2010年5月17日，星期一，巴黎与让布卢之间

皮埃尔·加涅尔[注]在邻近列日的让布卢（Gembloux）办了一场朋友间的饭局。收到邀约，我欣然自喜，亦不免对这场集合了作家、各领域的博士和大学校长，势必丰盛的佳筵感到好奇，所以立刻就接受了。我在这个星期一下午到北车站，从列日启程。我在火车上碰到另一位受邀来宾。整个车程里，我们都在闲叙，发现自己对接下来的事了无头绪。但好奇心已被勾起，东道主又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俩都满心欢喜地受邀赴约。司机在列日火车站等候，载我们到让布卢大学农业科学学院。

参观完校园，我们被领到一座异国花卉温室，皮埃尔和茜尔维·加涅尔在那里迎接我们。这个奇妙的背景，仿佛召唤我们踏上一段旅程，在温室的某一角，主厨安置了他的舞台：一台四口瓦斯炉和一张权充料理台的桌子正对客人的餐桌。后面有洗手台、冰箱，以及几座收纳杯盘餐具和厨具的白色木质橱柜。

他的客人不只是观众，还陪他一块担任今晚的演员，剧名为“滋味的幸福在这里”。我们收到一本小笔记和一支铅笔，用以记录感想。我今晚写得很少，实在没办法一边纵情体验，一边记下我情绪的点滴。

晚餐以石榴佐生龙虾和蛏子肉开跑，这个微妙的组合清酸甘美；接着是裹着荨麻浓汁的鳕鱼嫩排，荨麻的青翠妆点鱼身的柔嫩，宛若一场假面游戏。以甘草提香的新鲜羊肚菌继之登场，野林滋味与甘草木的苦涩相得益彰，再有节瓜花佐白芦笋尖。我们就这样在甜馨微涩的滋味上逗留。豌豆蚕豆浓汤和散发海狸香的橄榄紫饺，配以有同样动物调性的

覆盆子美酒，让晚餐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来到菜单的三分之一处。皮埃尔一直待在厨房和锅子边，时而把锅子举到鼻前嗅一嗅、听一听再放回去，时而用手指翻动锅子里的食物，控制温度。他精神饱满，感官全都灵敏起来。众人谈笑风生之余，也和他交谈，对话不时被掌声欢呼和喝彩打断。美中不足的是他那头越来越乱的发，可想而知他多么煞费苦心要带给我们欢乐。他也多次更换围裙。

晚餐九点开始，现在是凌晨两点。这份满足了我们视觉美感的菜单，想象力无穷，我们的肚皮容量却有限。甜点则很简单；受了主人的殷勤款待，再对甜点有什么要求就太失当了。五个小时下来，皮埃尔未曾离开他的舞台。五个小时的慷慨。他的料理不是因为需求，而是为了发表一段爱的宣言。这必定就是艺术。

---

1. 皮埃尔·加涅尔（Pierre Gagnaire , 1950— ）是法国三星名厨，亦为法国厨艺学院（Académie culinaire de France）的一员。加涅尔的厨艺生涯多舛，经历过几次倒店破产的危机，所幸每次东山再起都能摘下米其林三星的最高评价。他以极具创意、大胆崭新的法式料理闻名于世，餐厅遍及海内外。

尴尬的气味

2010年5月28日，星期五，飞机上，接着回到卡布里

飞机上，邻座的女士擦梵克雅宝的“初遇”，香水味几乎盖不掉浸渗在她衣服上的烟味。她旁边的丈夫时断时续地打着小嗝，释放出还未全数消化的蒜头味。

我嗅觉刁钻，可辨认种种淡微甚至隐藏的气味。我经常嗅出酒味、烟味、汗味、口臭或浓重的食物气味，我很容易察觉到这些气味，且不见得会嫌恶。

我们接收的影像留在外面，反之，气味却会渗透。心理学家认为，喜悦的感觉或不快之情，有时甚至是对某种气味的厌恶，造成这个宛如侵犯的渗透感。日常生活中，比起外人的气味，我们更能容忍自己和亲眷的气味。然而他们也会吃、排便、排尿、流汗、做爱，就跟大家一样。事实上，我们对气味产生排斥，往往是因为饮食习惯。饮食习惯造就体味，无意间产生了距离感。如果要替自己的孩子换尿布，我们会很乐意让人代劳，鼻子却极爱在这个被清理干净的温暖小身体上四处游走。过了吃食物泥和罐头的时期后，幼儿染上家人的饮食习惯，身上的气味也融入家庭了。

美国老电影中的女人，总在赴约会前，在浴室里花大把时间准备，男人则在床上等伴侣洗完澡，身上不带体味只有香水味，我每每见到这个桥段，无不震撼愕然。想到这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影忸怩过头的例子，阿尔伯特·科恩(注)的《魂断日内瓦》同时掠上心头。故事中的阿里亚纳和索拉尔想要延长他们俩的狂热恋爱，在这份永难满足的爱里，体

味必须受到抑制，方能显示他们的纯洁。

> 她称谢，说她会考虑，稍后再给他答复，等洗完另一场澡后，一场纯净清水的澡。是的，亲爱的朋友，一场无味的澡，因为适才那场澡，浴盐的香味太馥烈了。不断清洗自己，一天刮两次胡子，随时保持俊美，是他这三个月来的生活目的。

我记起另一个回忆。两年前的七月，我领着几位宾客到上阿尔卑斯省欣赏薰衣草田，闻闻快乐鼠尾草香。抵达这片美丽庄严之地，其中几人很快就逃回巴士，躲避那袭凌风吹进鼻腔、仿若人类汗液的鼠尾草气味。能在这些花里找到我的野性、凡人、生命的气味，我倒是喜翻了心。

不错，我喜欢令人难为情的气味，别人批评它们难登大雅，甚至恼人。我身为调香师，懂得享受、操使气味。桦木焦油、海狸香、大西洋雪松、灵猫香、孜然、吲哚、茉莉花、劳丹脂、橡树苔、鼠尾草、粪臭素，这么多萃取的溶液和分子可以彰显或遮掩我们的体味。

从梵克雅宝的“初遇”到“爱马仕之旅”的每一款香水，我都乐于使用这些人工产品，强调我们自有的泄密者：体味。

---

1. 阿尔伯特·科恩（Albert Cohen, 1895—1981），瑞士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魂断日内瓦》（*Belle du Seigneur*）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法语小说，曾夺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并已改编成电影，由乔纳森·莱斯·梅耶斯主演。

传承

任何时候都好，卡布里

一九六六年，我和罗尼斯卡“相遇”了。那天我父亲送我一本小册子，黑底封面上画着一束花。德国香水公司龙马（Dragoco）的杂志《龙马报道》（*Dragoco Report*）为调香师罗尼斯卡做了专辑报道。标题是《年轻调香师和气味》。同年，罗尼斯卡为迪奥创造“清新之水”。我那时候认识他儿子，多亏他引见，数月后罗尼斯卡在他卡布里的家中迎接我。除了他表现得很热诚之外，我已经记不得初次见面的其他细节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了不少当调香师的历练之后，我又和他重新联络。我克服害羞，希望在交谈过程中能表现得够水平。我打电话约定时间。罗尼斯卡的妻子泰蕾兹建议下午四点。我们的谈话一定要在电视游戏节目《数字和字母》开始之前结束。到时他会独处，参与这个他一直玩到过世的游戏。我在下午四点整抵达，他来应门，向我问好，之后随即斥责我：“你闻起来都是洗衣精的臭味！回去洗澡，换件通过风的衣服，明天再来。”

这个莫名其妙的待客之道并未浇熄我的意愿。我隔天再度造访，打扮依然如故。他友善地迎接我。他的办公室跟花园位于同一层，要去他的办公室必须下一层楼。在前厅的单脚圆桌上放着一些待闻的闻香条。他的办公室很大，一扇大型玻璃落地窗面向花园，办公桌上没有瓶子或待闻的闻香条，没有任何东西会干扰房间内的寻常气味，只有寥寥几张纸和几支铅笔。

他介绍爱犬给我认识，一只令他引以为傲的松狮犬，还向我解释每

次替它洗澡，都会用醋水冲净，去除所有气味。说真的，我觉得他的狗很臭，但这狗反正不是我的。我不予置评，不想拿我的衣服闻起来都是洗衣精臭味这件事和他起冲突。

他跟我谈到“简单”、柏拉图式的“样貌”，还有他独创的“感质”概念。“感质”，就是固定每个原料的气味影像，研制出属于气味的决定性潘通色卡。所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寻找苯乙醇[注]气味的关键词，这种合成物有凋零玫瑰和清酒的气味。不过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他送我到门口去时的一番卖弄。他唱起歌剧曲调，解释说他梦想成为男中音。

我们又见了好几次面。后来他在一本香水专门杂志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给他，在信中说他“专擅”。我毫无批评他的意思，他却为此相当不悦。他回了封信给我，语气颇为冷漠，问我是哪根筋不对。他告诉我再也不会接待我，我们的来往就到此结束。三年后，幸好一位共同的友人澄清了这个误会，安排我们聚首。罗尼斯卡邀我到卡布里。我们又重新把手言欢，他对我吐露他和受雇公司里的年轻营销主管之间，难以相互沟通和倾听。香水于他是一门艺术。他唯一渴望听见的就是股东们的赞同，市场发出的窸窣声，他焉能入耳？

我从他那边继承到追求简单的志愿（但凡馈赠特定人选时，往往最为慷慨），以及样貌的概念。我追求简单，所以用收藏不丰的原料组合出简短的配方。比起他的严格，我更欣赏他的节制，这并不是说我的要求不高。不过我懂得摆脱用比例来达成和谐的古典做法，深信气味之间的配合更为重要。我就像罗尼斯卡，也认为有必要替这个不为大众所识的行业著书立说。香水是我们生活的核心。

---

1. 一种芳香烃衍生物，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无色液体，能在许多种花的精油里分离得到。——编者注

传家之宝

任何时候都好，卡布里

要唤起有关罗尼斯卡的回忆，就不得不提及传家之宝。我父亲是调香师，但是我们在家里很少提到他的工作：那是他的领域，这是家规。我的嗅觉记忆常常来自无意识模仿父亲的态度，他在开动之前，都会把所有食物饮品先闻过一遍。没有一颗水果、一道菜、沙拉、醋酸沙拉酱、一块面包、一杯酒甚至是水，逃得过这个揭开气味真相的一刻。我母亲觉得这类举动难看死了，有失她尝试灌输我们的礼仪。但是当经过我们鼻子下的气味跟经过我们眼前的画面一样多时，我记住的内容都来自鼻子的功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我母亲擦“罗莎夫人”。今天让我品评这支香水，我会说“罗莎夫人”是一个花香调和琥珀调的美丽组合，有些老气；它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一支闻起来“太像香水”的香水，这造就了距离感，迫人肃然起敬。有时我在浴室里，心血来潮偷开香水瓶，会闻到一种温柔大方的玫瑰花香掺了老旧香草纸的气味。这个气味勾起我的兴致，让我保持对母亲那副雍容华贵的姿态的回忆，在记忆里，她从未换过香水，一直是令人安心的女性肖像。我无法想象她擦另一种香水，也不愿她这么做；不然，母亲就不是母亲了。

气味的遗赠通常是不经意而为。到了夏天，我祖母会向相邻的农家提议帮助采花。我有时候会陪她去，整个早上都在茉莉花篱之间玩耍。在这群采花女之中，我一向受她们护佑。我虽是蝉，但她们绝对不像蚂蚁那样小气[注]，而且在正午前，每人都会放几把花在我的篮子里奖励我，这样我才能光荣地站到园主面前。他每天都会在本子上记下每人采

得的花朵数量，再于月底支付采收人。从此之后，我不知道有哪种气味比掺了汗水和茉莉花香的裸臂气味，更能表现肉体的诱惑力。事实上，我同时学到香水味和女人的体味。无意间，我就离开了童年。

在安托万·希里公司当了三年工人后，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奇华顿（Givaudan）的实验室去工作。我的工作包括准备三位调香师的配方，我因而学会与香水配方不同的书写方式。在埋首于包含十数种成分和基础香（由十几种原料组合而成）的配方，或是有时需要两天时间，准备含有许多子配方（加入新配方的配方，本身也可以包含基础香）的配方，以及含有五十多种成分却少有基础香的配方这三件事之间，我的偏好很快就建立了。复杂的配方是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手写而成，光是阅读就拖延了准备的工作。

稍后，我以实习调香师的身份开始工作，我父亲将两个档案夹和一个装着配方、鞋盒之类的箱子转让给我。他在交给我之前，每道配方的字都被打在白纸上，按字母或数字渐增的顺序归类，用心良苦地准备了这些东西。身为这一行里的新手，背负着这件行李，我翻阅这传家之宝，相信它的珍贵；尽管这些名字——“茶玫瑰”“防风根”“琥珀苔藓”“皇族之花”——都能唤起回忆，却挑不起我的兴趣。我当然猜得出它们很复杂，却不懂得阅读，遑论在脑子里想象那些气味了。对一个生活在一九六八年的年轻人而言，这些配方属于我想挣脱的过去，我要以当时的社会为榜样。我再也没重读那些配方，任它们在塑料盒中安息。今天，我看这些陈旧的配方笔记，眼光已然不同了，里面都是从十九世纪末迄今仍生生不息的香水。我的夙愿之一，就是这些配方有朝一日能经人研究，公之于世，证明香水是复杂的智能活动之结晶、智慧之杰作，绝非随机掺杂偶得。

---

1. 典出《拉封丹寓言》其中一则故事，整个夏季，蝉都在唱歌跳舞，不愿花气力备粮过冬，等到冬日到来，勤劳的蚂蚁拒绝分食给蝉。

午后访客

2010年6月8日，星期二，卡布里

我答应拨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接受三位年轻调香师的访问。我既开心又不免发愁。批评同业的工作让我觉得不舒服。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不投射自己的观点，因为我认为要协助对方抒发己见才对。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带自己的创作来？他们在约定的时间抵达。入座前，我先带他们参观实验室。我猜想他们的好奇心，跟我初次参观罗尼斯卡办公室时的感觉不相上下；我记得自己为了理解这个男人和他的香水，分析了他办公室里的蛛丝马迹。我们回到兼作办公室的起居室。他们针对我的工作方法、我和营销部及评估部的关系，提出一箩筐问题。我回答说我们公司的营销部名为“系列香水研发部”，而且香水的取舍他们无权置喙。至于以市场角度来评估调香师创作水准的评估部则不存在。能分享每个人的观感和想法，我固然开心，但我是唯一能评判自己创作的人。他们说在冰箱里看到几瓶竞品香水，问那些香水于我何用。我回答说这些香水都是历史的主要见证、优质靓品，我不愿也不能表现得比它们更逊色。它们都有我欣赏的美感特征：余韵、稳定、气势、挥发力、活力、明亮。

“我看到一瓶‘迪奥之韵’。”

“它不只是我的参考，更是我崇拜的创作之一，因为它把气味和香水间的差异，表达得最淋漓尽致。这瓶香水的基础香是铃兰，调香师的终极目标便是将此独一无二的气味转化成香水。大自然赐予我们这个感官可以立刻识明的气味，幸好我们训练有素，可以复制这个气味。所以我们有了主题、想法，现在则需要加上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

渴望，还有最复杂的东西——我们的个性。我在创造一款香水的时候，会用一则故事来铺陈延展。我邀请你们也这么做。我们构筑一款香水时，揭露的是自身的一部分。不管故事是香水创作之前、当中或是之后编写，都是我们的故事。这故事虽然只说明了部分步骤，仍会支撑整个创作过程。”

他们没给我看香水，为此我向他们道谢，解释说我每次必须试闻、评论另一位调香师的作品时，总觉得怪别扭的。

记忆

2010年6月9日，星期三，卡布里

我收到通知，《新观察家》的一位记者明天会为了一篇有关记忆的文章，打电话给我这个对记忆力没信心却又靠它吃饭的人。

还是学徒的时候，我会举办记忆力比赛。比赛内容是将十来支闻香条先个别蘸过收藏的原料，给大家闻闻看，等号令一响，就看谁最先找到原料的名字。我们就这样把一百种、两百种，然后是一千种气味记在脑子里，为自己的表现踌躇满志。我们懂得指认，却不识其本性。能为气味冠上名字，不足以了解其性格、界限和可能性。我怀着想要悉数学习、无所不知、全面控制、测量一切的无知者的决心，用各种气味填满了好几本笔记本。我依照气味的类型、家族、字母顺序和表现力优劣来分门别类。写下来必能加强记忆。我偶尔在找点子的时候迷惘了，便浏览这些笔记，只是极难得找到答案。即使如此，我仍尽责地填满笔记本。

由于我不厌其烦地在这些气味中物色新的面貌，气味才得以保持模糊，轮廓不明。气味不比乐高积木，不是堆砌叠加就能把香水搭建起来，而是一种我想让众人理解的无形之物。

气味物品

2010年6月10日，星期四，卡布里

我接到那位记者来电。我回答她的问题，说明使用芳香原料的方法就花了很多时间。构筑记忆等于赋予气味轮廓，或者，说得更精确些，尽量让气味不再只能意会，而且能够言传，这样才能使用、操作、引导气味。

我手边有数百种原料。久而久之，我将收藏缩减到少于两百种气味，以便尽可能掌控“气味物品”。还是初出茅庐的调香师时，气味都未经定义，而且我描述气味的语汇贫乏有限。整日沉浸在气味中，用字遣词才渐而精准、丰富起来。

天然产品纷繁庞杂，轮廓明晰，恒久不变，不容易别创新格，但天然产品有我会运用的优点，那就是诱人，有覆盖力，又容易辨识，有时候还可以表现我觊觎的香水样貌。

合成产品就有趣多了，轮廓较不鲜明，除了几个例外，故使用上较为灵活，宜于制造幻象，便于操纵，表达抽象概念。合成物苯乙醇适用于所有的花香调。

苯乙醇的气味可以增添浑厚、圆润、宁和的效果，比它让人联想到的玫瑰香气还可贵。我只要想着“苯乙醇”，或是无论哪个我使用的原料，即可让气味在我脑中成形，毋庸依赖什么气味分类或是语言。气味一旦融合思想，我就是调香师了。

金莲花

2010年6月16日，星期三，卡布里

我对气味怀着友好、亲密的感情，有时候又会由始料未及的迷恋丕变为失望。闻着数月前人家推荐的金莲花和叶子的萃取物，我蓦地升起一腔热情。这种鲜活、性格显著的绿意调，还可以强调我下一个香水概念之独特性的气味，我已梦寐许久。我开始在新的谐调中及工作尾声使用它。我发觉这些谐调和正在进行的工作里都出现了瑕疵，但是我把问题怪罪于其他来源，而非使用了金莲花精油。热情使人盲目，此为一例。我把试样都留在桌子上酝酿，数周后，我察觉异状益发明显，甚至染上醋和腌黄瓜水的味道了。我不得不归结出祸源确是金莲花，它便从我的工作中消失了。我很遗憾但不忘期盼，请供货商多注意这个气味不稳定的问题。

耐心

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卡布里

今早，两朵仿若冬日晴空的蓝色鸢尾花绽放了。开花时间在早上，希望明年照旧。我连日来都在虎视眈眈花儿绽放的时刻。这种花的美虽然寻常之至，我对它依恋犹深。最让我注意、令我迷醉的，正是花的耐心，在地底下慢工出细活，直到一年一度的开花期。

其实，我对这种花一窍不通，它们是二○○七年我为了创作“雨后花园”，从旅行中带回来的。我依然记得游览喀拉拉邦（Kerala）的山丘时，在一间园艺店前停步。这园艺店跟我国的迥然不同，既无奇花异树，也没有满坑满谷的植物，仅零星数种养在花盆里的当地植物；在仓库内躲避日晒的一座巨型文书柜里，收满了蔬果花卉，具预防作用及疗效的药草的种子，井然有序。几分耐心再加上几颗以克数零售的种子，印度人知道怎样创造他们的花园。从仓库出来，我看见一座露台，种满酷似鸢尾花的蓝花，是我不认识的品种。我向一名年轻的印度女郎请教这花的名字，她答不上来。我好奇心起，问她能否给我它的根茎，她便拔起一丛鸢尾花，取刀割下三朵。我回到旅馆用卫生纸把根茎包起来，收进塑料袋中保存水气。回家后，因为对喀拉拉邦的土质一无所悉，我就把花种入盆中，此后每年六月都会开花。

冰箱里有两瓶试样等着我闻。这些试样会在一周内臻于圆满。我在这个主题上面下了数年光景的工夫，如今有种诞生期指日可待的感觉，亦是说这香水已经有了我心中的样貌了。我要它不只是气味，我还要给它一种前所未有又显著的质地和稠度。我为我的试样定名为“蓝色水仙”。至于要推出哪一个，我还拿不定主意。

反抗

2010年6月30日，星期三，卡布里

把香水内涵的水平同级化的并非市场，是我们供应市场的东西。这个观察让我逐渐心生反抗。我拒斥“制式”的香水业，这样的香水业只顾夸赞气味芬芳，高唱表现力，自作主张；香水业一旦规格化了以后，就无法探本溯源，亦不能推陈出新了。

不需文书宣示，也不叫嚣举言，我要让香水清新隽永。对我而言，香水在鼻腔中呢喃细语，向内心深处发言，和思绪结合。我避开市场的规则，背离“男女对垒”的教条来表达它。“单性”或“中性”这些词我皆不喜，使用者不能代表香水类别。所以我提供可以分享的香水、小说香水、短篇香水、诗篇香水。

成本

2010年7月1日，星期四，卡布里

我用高价原料来做香水，在浓度这个重要变量上面下功夫，配合市场制定的价格。我重质不重量，乃因我不相信香水浓度过高，在皮肤上附着过久，能算得上什么质量保证。我遇到过无数女人，她们身上的香水味微不可闻，虽然对我的鼻子来说，剂量都稍嫌过猛了。倘若繁多、层叠、丰富的概念是为了表达香水美感，那我拍手叫好，但当气味的表现（挥发力与持久度）是“附带价值”时，这支香水肯定肤泛。

发布会

2010年7月2日，星期五，卡布里

我们接待几位记者到圣保罗·德旺斯（Saint-Paul-de-Vence）的梅格基金会，参加“鸢尾浮世绘”发布会。能在这种等级的场所介绍香水令我欢欣鼓舞。我可以在这里畅谈我对日本文化的兴趣，还有它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迄今犹在。我提及“满”与“空”的概念。西方世界相当看重“满”的概念，主题总是占满画布，留下极少的空间给个人想象，将观者的眼光从左引导至右，传递的内容一旦叙毕，从此恒久不变。日本绘画中，“空”的概念则相当宝贵，主题飘荡不定，逸散入纸内和纸表，留下空白和空间给个人寓情寄意。艺术家在作品中颂扬大自然、生命、四季，是另一种永恒的形式。

我也谈到油与水；西方世界是油，着重颜料、繁复、笔触、超载、浓稠；日本是水，是浸染、黑墨、玄妙、简单、质朴、手势。

我并未试图在演讲中对照这两个文化，仅仅说明我的风格步骤与日本艺术同声相应，以及我希望能“移动”鼻子而已。

女性香水H，后续

2010年7月7日，星期三，卡布里

今早整理办公桌时，闻了一支被我遗忘的女性香水H的闻香条，留意到先前遗漏的一个效果。我觉得那个味道魅惑、性感，邀请我走上一条新道路，重新出发。我把以梨子为题的工作搁置一旁，保留关键词“爽脆”“可口”，这次我会利用我钟爱的桑葚 / 葡萄 / 黑醋栗这个酸香谐调来表现。我加上广藿香的俗气优雅以及其他分子，整体效果甚佳。第一次试验的样貌模糊不明，比例过大的广藿香独挑大梁，让香水在开始蒸发的时候，散发出冷藏樟脑的味道，但是几分钟后消融，留下芬芳余韵。整体相当吸引人。我不会改变比例，只会加上木质香调来修正气味间的关系。这次的试样邀请我继续朝这方向努力。

第六感

2010年7月8日，星期四，卡布里

一位荷兰记者在访谈尾声，问我是否拥有第六感。我回答他：“可能是有时间概念吧。”我其实应该回答：“时间感。”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担任调香师主管，拥有一个团队。我记得闻了一位调香师的某支创作后，和他争论起来。我批评他的风格太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回答我那些年是香水的黄金时代，他就喜欢用这种方法工作。这是一种观点。如果他有自己的公司，那我会听进他的话，甚至理解他。但是我告诉他我无法接纳他的回答，股东将研发的工作交给我们，就是要寻找符合时代精神的香水。

经过这次对话后，我有时试闻自己的作品会心生恐慌，怕调配出来的香水只有当下那个时代的气味而已。我不信任怀旧感，它给香水添上一种巧笑逢迎的魅力。我猜不出未来，而那些尝试这么做的人往往会出错。事实上，我不追求特立独行，而是要超乎时尚、潮流和时代之外，但依然存在。

风格

2010年7月21日，星期三，卡布里

我费尽心机，一直想给自己的调香风格、谱写香水的方法冠上定义，所以我知道过度忠于自我是会有风险的。旧调重弹导致荒诞不经，原地踏步，直至黔驴技穷的境地。我若在香水的概念上执意孤行，有可能不再受人期待和聆听。反之，太言听计从，过分随波逐流，那我很快就会“跟上时代”，失去独特性。有时我会放任自己把一切搞得很复杂，写出繁杂无章的配方，最后半途而废，把它抛到脑后，然后再重新寻找自我。我得运用特技演员的平衡感，学会听而不闻。我虽然很有主见，依然珍惜怀疑和交流：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创作法门。

拼凑

2010年7月22日，星期四，卡布里

工业提供的分析仪器真是神奇：色层分析、析光仪、计算机。我耗了很多时间在上面，寻觅那个赋予气味意义的分子。我们都知道玫瑰香气包含数百个分子，却无一拥有玫瑰的气味，所以这么做等于缘木求鱼。想当然耳，我并未找到那个玫瑰分子，但我也学到花香有生理周期，香味的成分可以天差地远，但依然维持一致——这改变了我调配香水的看法。这些分析仪器还教我如何构筑香味。之后，我就舍弃这些仪器，置分析于不顾，以感觉为重，有时候则是自己拼凑。

尽管香水依赖科学，但并不入其门下。拼凑也是调制香水的方法之一；幻象、迷魂阵照样共襄盛举。我接二连三地试验，一路摸索前进。我的原料收藏有限，柜子里收着一些箱子，里头放了我很喜欢却从未用过的原料——哦，这么说也不对：它们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扮演着“之后可能用得上”的角色。我之所以保存这些原料，是因为我对它们的评价尚未有定论，这些原料他日或可出现在配方中，加入我的收藏，不过机会微乎其微。

大致说来，工业化减少了拼凑的机会。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干血粉末、烟草碎片、绵羊粪肥（浸泡在化学分子混合溶剂中，可制造出麝香味）、樟脑丸（掺入香水中可产生皮草味）的使用，在显示出调香师其实是才华横溢的拼凑好手。我不怀念这些产品，只是接受这种心理：拼凑也是一种创作形式。

假期

2010年7月23日，星期五，斯佩拉塞代

我锁上工作室，停工三周。门在我背后关上时，我记起六年前的明智选择，到远离决策中心的地方工作。虽说这个决定有一部分和我的出身有关，但也显示出我创作时不愿受到日常干扰，同时也避免每月报表（销售数字、占市场份额、业界景况）造成的激动和焦虑。并非我不感兴趣——我定期会接到通知，一样会担心或开心，照样遵循、参与公司的策略，但我相信培养创意最好的办法，就是独自工作，没有评估，但这并不表示缺乏沟通。我大部分的想法都来自每日的苦思冥想，有时出自偶遇、散步、闲逛、阅读这等心思闲暇的时刻。我的Moleskine笔记本极少离身，用来收拢这些点子、字句或是配方开头。

但是独自工作也要知道该如何面对孤独，还有因为孤独而失去干劲的风险。我意志坚强，总是活力充沛地迎接任何点子，同时进行好几个案子和配方。我工作规律，起居有常，严求成果，这些都能帮助我度过独处的时光。我把经历这份孤独，当成是自由的选择，补偿便是定期去巴黎。

梦想中的香水

2010年7月28日，星期三，斯佩拉塞代

我在假期中仍继续写日记，模仿夏季周刊轻松的内容。我从来没回答过“您梦想中的香水是什么？”这个问题，因为没时间推敲出一个清楚易懂的答案。我今天就来试试看。

我梦想中的香水是用来感受，只在吸气的当下体会，而非用来擦抹的香水。它不是配件，无法穿戴，也遮掩不了什么。它只是个情绪。这么说可能令人费解，因为这样想象一款香水，不合常规。我梦想的香水诗意盎然，好比在熟悉之中追捕未知的俳句家所谓的“不期然里蓦忽的欢喜若狂”。我在日本参加过一场品香仪式“香道”（Kōdō），曾经接近过这个梦想。香道有许多形式。在我参加的那场，香道师傅逐一焚烧十种薰香，邀请与会者为每一种香气写下一首诗，外国人用英文，然后将作品交给香道师傅。他会朗诵每一首诗，请与会者选出把某个香味描绘得最传神的诗作。中选最多次者即为赢家。这场香道进行得非常缓慢，完全遵循一定的程序和仪轨。尽管在榻榻米上盘坐了两个多小时，我感觉非常不舒服，但诗与香气的交织，却带来雨露均沾的圆满和谐时刻。

梦想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我偶尔会想重新诠释我的几款香水。我并不想用同一个主题再另创一款新香水，这我已经做过，譬如说茶这个主题。我想要的是类似一本书的新译本，尽可能贴近原版香水，但是以其他字眼——气味——来谱写，翻译出我今天对这香水的想法。

书籍的解读方式今昔迥异，香水亦然。香奈儿用低调奢华版“5号”重新编写“5号”就是相当有趣的做法。我追逐这样一个梦想，却不确定会受到群众青睐。

和弦[注]

2010年8月2日，星期一，斯佩拉塞代

先想象一下钢琴和它的八十八个琴键。若我同时压下所有琴键，会制造出荒腔走板的噪声。未经拣选就掺杂八十八种成分，多半会造成同样的“嗅觉噪声”。现在假设我随机在这八十八个琴键中敲下三个琴键，我可以获得多少组合呢？答案是十万九千七百三十六个。要是我把这个数学题挪到计算香水的谐调上面，将三支闻香条随机浸泡在我有限的原料收藏中，结果仍是难以尽数。

我承认这个想象过于简单，而且若是让我来挑选成分，我会避开许多谐调，因为哪些谐调没有意思，我早已心中有数。不过我仍然觉得这是个妙喻，可借此说明写配方时舍繁就简的必要。

我不知道配方中要含有多少种以上的成分才称得上“复杂”，我只知道在这类配方里，重复已知谐调的概率很大，这对商业调香师来说是一大诱惑。

我不赞成复杂的配方，纵然吸引人，里头的成分层叠堆聚，阅读起来杂乱无章，艰涩难懂。我偏爱简单的配方，只有它能更新内涵，但是复杂的配方平添微妙感的时候，我就赞同。我为阿蒂仙创造的“白树森林”，其配方就简单复杂并备：简单处在于这配方只含十数种成分，复杂处是我使用了含有噻唑[注]、吡嗪[注]这种复杂化学成分的基础香。这两个化学成分在某些状况下不甚稳定，且只有强烈稀释后方能使用。

---

1. 同时重叠数个音，形成和谐的乐声。

2. 一种浅黄色可燃液体，具有芳香性。———编者注

3. 一种杂环化合物，具有较弱的芳香性。——编者注

蜜蜂

2010年8月6日，星期五，斯佩拉塞代

“蜜蜂背上的条纹是从哪种颜色开始的啊？”我的一个孙子问了这个问题。我先是一惊，随后赞叹不已。我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我从未如此自问过，赞叹则是因为这问题好像芝麻小事，实则不然，因为它牵涉到无数主题。我回答他我不知道，他爱怎么着色都可以。我很遗憾无言可答。他的问题透露出他殷殷寻找真理时专注的目光和好奇心。我们应该一起在网络上找蜜蜂的图片求解，这样必能得到精确的答案。当天稍晚，我打开Moleskine笔记本，在上面记下这个问题以为见证——思考就应该保持儿童的眼光。

开工

2010年8月17日，星期二，卡布里

每年八月十五日前后，就会暴发第一场大雷雨。我爱听雷，那是最美妙的隆隆鼓声。灰云让树木再显葱绿，雨水释放被太阳封闭的气味。酷暑结束了。这场变天带来了一点令人安心的气息。

今早，工作室上方蓝天无垠。经过三周的缺席，我打开门，香气四溢。即便做了所有预防措施，仍是馨香满室。我忘了这个一整年笼罩在我身上的气味。我想着首次体验这个气味的客人。它装点整个空间，使其成为此地标记，我知道自己缺它不得。

又见女性香水H

2010年8月17日，星期二，卡布里

我又开开心心回到女性香水H身边，工作接近尾声，试样皆大有可为。檀香的添加，舒缓了广藿香俗气的樟脑味。整体的样貌圆润、醇厚、高雅，就是透气不足。我用放在一旁备用、不同质量的广藿香重新进行试验。广藿香里的一种酯带来善果，因为它没有传统精油的土调。我又换上其他麝香，继续工作，使用麝香原本是为了改善香水的质地。这部分属于精益求精的艺匠职人的工作。在这层序分明的作业当中，我特别重视技术层面的表现（挥发力、持久度、存在感），把配方中的某些原料，换成不同质量的来尝试。至于可口、爽脆以及我想赋予这款香水的俏皮感，稍后再去下功夫。

意义的改变

2010年8月20日，星期五，卡布里

语言自由自在，独立于我们之外，日子一久，组成语言的字词意义也随之嬗变。escagasser源自奥克语（occitan），我特别喜欢它的发音。这个字不久前还只是“击昏”，今日则多了“厌烦（得要死）”之意。气味亦然，时日一久，也会改变意义，但并未因此失去古老的要旨。

和语言相异之处，在于无人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字词的意思，但当调香师给气味新的诠释，就可以转变它的意义。一八九三年发现的β-紫罗兰酮直到二十世纪末，都是紫罗兰香的等义词。为了创造宝格丽“绿茶”中的茶谐调，我用新方法来使用这个合成物，结合β-紫罗兰酮和二氢茉莉酮酸甲酯。这款香水成为市场上的原型，紫罗兰酮的气味也就此改变了。它不仅神似紫罗兰，还像茶。

在爱马仕的“椒香丝路”中，紫罗兰叶微量的净油结合过量的龙涎酮，揭露了紫罗兰酮直到当时都无人知晓的胡椒味来。苯乙醇一开始就用来唤起玫瑰花香，今天也被用来复制清酒或熟米香。

我知道字词甚至气味的意义见仁见智，然而气味是调香师可以改造、活化、转变之物。长年累月下来，香水逐渐改变意义，这是因为香水自有生命。

蓝色水仙

2010年8月24日，星期二，卡布里

会议的内容围绕着创作中的几款香水。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蓝色水仙”的成分，这是我为古龙水系列提出的自由创作。我解释说气味固然重要，但我尤其想要表达这款香水可触摸的那一面。

香水从来不会单纯唤起一种感官，而是刺激所有感官。我写下这些，要谈的不是名称，不是包装或瓶身，是“蓝色水仙”的气味。我又念及塞尚，他声称在色彩里看见“柔滑、坚硬、绵软，甚至物品的气味”。我在水仙香气中发现主题，但不是来自在玫瑰花香、白花香和马粪味等气味之间摆荡不定的鲜花本尊，而是水仙花和梗的萃取，我觉得这个气味青绿粗糙，腴腻带粉质。水仙纵然是这款古龙水的主调，但我并不因此使用水仙精油。我用绿意、粗糙、粉质、木质和花香的调性诠释这个感觉。除了大玩粗糙、粉质、木质调性之间的反差，绿意调与花香调之间的对比，我也在追求一种浓度和稠度，只有合成原料可以让我办到，因为它们的特性既能相融，又不会破坏对主题的诠释。

地中海人

2010年8月26日，星期四，卡布里

我在格拉斯出生，但不会因此自认是格拉斯人，也不是普罗旺斯人。我太早就随着父母离开格拉斯，从未有过归属感，不过我仍然很喜爱它。我与格拉斯的牵系来自定居于此的意大利裔祖父母，还有那些在我学徒时期襄助过我、教导过我、支持过我的人，而他们多半都不是本地人。普罗旺斯人傲慢、沙猪（沙文主义、大男子主义的戏称）、聒噪、慷慨的形象，成为帕尼奥尔[注]电影的魅力，但我并未认出自己来。我更喜爱季奥诺的世界。帕尼奥尔这个巴黎人鼓吹地方主义，马诺斯克人季奥诺则瞄准世界。

我避开阳光，钟情树底的阴影。绵长的沙滩令我烦闷，小湾、礁石却吸引我。我爱出神望着大海和海天一色的地平线。我很注重人体的美态、衣料的轻盈、内敛优雅又谨慎克制。我一向穿不惯西装，这种僵硬的服装显示思想呆板，对生命持幻灭态度。我相信福祉、人类、非宗教的精神性，我不信任宗教。我偏好深深凝视，胜于闲聊久久。即便我喜欢引诱，用字遣词却很含蓄。行文至此，我特别想起加缪，他在《海伦的逃亡》这篇文章中写道："希腊思潮总是固守在适可而止的想法上，从未发挥极致，神性、理性皆不然，盖因它什么都不否定，既不否定神性，亦不否定理性。它均不相沾，用光明来平衡阴影。"我从来不想勉强，只不断追求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平衡。吾乃地中海人。

---

1. 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 1895—1974）是法国剧作家、小说家、导演。作品有《父亲的荣耀》《妈妈的城堡》《秘密时光》《山岗之泉》等，皆充满了普罗旺斯的自然风情。

主题

2010年9月1日，星期三，卡布里

香水未必非有主旨概念不可，它如果美，自能存在。“地中海花园”就是从一个主旨中诞生的：无花果的叶香在我的观点里就代表地中海。“大地”的做法殊异，一开始我就从老板那里得到“大地”这个词的所有指示。这款香水的名字已经提交了好几年，主旨当然不是重现泥土的气味。我拿另外保存的一个香水结构做起，我在创造它的时候并未取名，但我对它信心满满。这个结构里的木质调比例很高，我便想象出一根木桩插在土中，衬景是爱尔兰山水的画面。木桩象征人类，脚立于地。

我既受雇于一家公司，创作便不只是为了自己；说明创作步骤、确立诚挚的论点是我的义务，让人知道我的疑虑和确信，同时也令人放宽心。制作“大地”费时八个月。这一路走来，我用论点、气味影像并滋养它，这些素材到后来都用在宣传资料和店员职训上面。到了最后一次试验时，才终于确定主旨。尽管试验是必要的，但工作的价值并不在于这数百次的试验，而是过程。

我有时可以在一周内创造出几款香水，有些香水需时数月，有些则已进行了数年，这些香水因为跟我想象的有所出入，都被我束之高阁了。就我所知，我在感觉自由的时候会全力以赴。

用具（日常生活中使用之物品）

2010年9月3日，星期五，卡布里

今日的香水十之八九都由降龙涎香醚、苯乙醇、香茅醇、香豆素、二氢茉莉酮酸甲酯、胡椒醛、烃基香茅醛、iso E、紫罗兰酮、铃兰醛、甲基紫罗兰酮、合成麝香、广藿香、合成檀香、水杨酸、香兰素组成。这些产品稳定不变的特性，是它们被选用的原因。这些芳香化合物都被大量制造，常见于各种香水中：它们都是用具。

一个世纪以前，这些芳香化合物对调香师的鼻子来说都还相当新奇，需要直觉和多番尝试才能找到用法。一旦所有搭配都经过检验之后，调香师就会设法在这些芳香化合物的运用方法上面另辟蹊径。今天它们在香水中的用量之高，以往从未有人敢试。这些芳香化合物的气味遂成为常用物品，随调香师以千般万样的手法乔装打扮。已经分析过这些“分身”的营销部门，为求急遽的经济效益，建议研究人员寻觅气味相仿的分子。现有的五十余种合成麝香便是实例。

一种新的天然或合成气味须经过十数年光阴，方能变成“传统气味”，至于成为常用的产品、顺手的工具，那就更久了。时光的淬炼绝非多余，用具本身也不是赘物，除非只是换个颜色，而用途不变。

比例

2010年9月22日，星期三，卡布里

记得画家埃米尔·贝尔纳[注]描述塞尚画水彩的着手技巧时，曾提过这个想法："他的技巧独树一帜，除却惯见的手法，其技法极端复杂。他用斑点先从阴影开始，接着以第二个晕得比较开的斑点覆盖，然后是第三个，直到色斑一点一点地盖上去，形塑出物体来。"近看塞尚的水彩画就会注意到斑点并未全部盖住，它们往往只是并列。这些色斑交相拼凑，砌筑起令人瞩目的和谐感。

我塑造香水的方法雷同，不去想应该选什么比例（太多习以为常的经验可循），只专注在原料上。原料才能让香水成形；并列原料，它们之间就会产生共鸣。只要寻求和谐，比例就会被自动建立。

---

1. 埃米尔·贝尔纳（Émile Bernard, 1868—1941）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作家，与许多著名画家如劳特累克、凡·高、高更、塞尚等人交好。

Moleskine笔记本

2010年9月30日，星期四，卡布里

我的工具就是闻香条、铅笔、纸，这些年来还多了笔记本。我是年届不惑才开始替谐调、香水的巧思做笔记，写下想法，抄写引文。最早是写在零散的纸张上，之后再以字母顺序整理，收进大小不等的档案夹中。直到终于有了Moleskine笔记本。我喜爱它的开本大小，像皮夹那样方便塞进口袋。我也欣赏上面的橡皮筋，可维持笔记本合拢，这样就能保存那些速记在纸头上的要点了。

点子、思想倏忽而至，我的记忆力又不可靠，只得写下来。早先我用HB铅笔写笔记，每每仓促拙笨为之，事后极难重读。我有时会一边认真誊写笔记，一边想着内容很重要；然其价值也不过是由我赋予，是会波动的。虽然阅读不易，我依旧喜欢铅笔，世间再无更简便的书写工具了。我维持这个习惯数年，接着，觉得越来越难重读自己写的字，就买了一只要价不菲的钢笔，鼓励自己写得工整一些。尔后我的字迹就容易辨认了。我还在笔记本里加上素描、水彩，但极少。坦白说，这种二度记忆有助我清空思绪，让我可以专注于物质的工作上。

调香

2010年10月6日，星期三，巴黎

为追寻自由，我调配香水，气味却控制着我。我无法停止嗅闻，我挂念着气味，生怕失去调配香水的意义。一如所有艺术职人，我需要用肉体去接触、亲近原料。我付出这个代价成为调香师，但这有时也让我忧虑。

气味

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卡布里

当气味与回忆不再有联结，再也唤不出花香果味，无感绝情，于是成为香水的材料。

当我不再能描绘气味，而它也有了稠度、深度、宽度、厚度，变得一触可感，我具体感受到气味，那我就能让气味成形，进行创造。

气味摘要

我利用这些气味摘要将气味弱化成符号。有一些气味就是如此创造出来的，即用最少的原料[注]并列而成，例如琥珀、樱桃、茉莉花，等等。

这些原料一旦分开来，气味和标题之间便立即失去了关联。

这份摘要主要是个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我们将至少两支迅速蘸过芳香原料的闻香条举至鼻下扇动，仿佛那是尚未全部展开的扇子。有的时候，因为气味太强的关系，一支闻香条会摆得稍微远一点。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找到比例，而是要建立联系、形成吸引力。

我建议每次并列闻香条之前，先分开闻，千万不要一次闻超过七种气味，以保持鼻子警觉。你可能会觉得闻香条的配置不甚合适，那么你需要靠近或拉远闻香条，自行拿捏。

---

1. 所有原料必须事先以浓度90%的乙醇稀释至浓度5%。

琥珀

化妆品界中的琥珀是一种传统气味，无关树脂化石琥珀，亦与龙涎香这种抹香鲸的肠胃结石毫不相干。十九世纪末，琥珀随着香兰素的发明而诞生，是化妆品界中第一个抽象气味。以下这个简单的并列，诞生出许许多多美妙的香水。

香兰素

劳丹脂净油

菠萝

此异国水果无须多言。己酸烯丙酯这个简单的分子闻起来像菠萝外加几种苹果；这两种气味之间的差异有时幽微难辨。想要熟得“恰到好处”的菠萝香，就势必要添加乙基麦芽酚。

己酸烯丙酯

乙基麦芽酚

棉花糖

无论是白色、粉红色还是绿色的棉花糖，与其说它是某种气味，不如说它是节庆的味道。棉花糖只有一个味道：甜。

香兰素

乙基麦芽酚

儿茶糖[注]

我外婆在她的黑皮包里装着儿茶糖，每次见到我就会赏给我。我一尝，便迫不及待地吐掉。儿时的我不爱苦味。

茴香脑

紫罗兰酮

甲基环戊烯醇酮

薄荷醇

---

1. 一种由儿茶（catechu）的萃取物及甘草制成的糖粒，呈黑色，有令口气清香之效。儿茶常用于制药和鞣革。

焦糖

零陵香豆净油如同安息香脂，令人联想起焦糖味。结合香兰素与甲基环戊烯醇酮，气味的幻觉将臻于完美。

零陵香豆净油

香兰素

甲基环戊烯醇酮

樱桃

我喜欢从树梢上摘下来的樱桃，或许因为象征春天吧，但它们爽脆又清酸微甘的那一面，才是我嗜食樱桃的理由。我们记忆中的樱桃滋味，多是优格香精的味道，我们的嗅觉标准都被一致化了。

β-紫罗兰酮

胡椒醛

苯甲醛

巧克力

可可豆香精由数百个分子组成，但是人类在焙豆的时候，凭着人工力量就让这个香气变得复杂了，因为芳香成分的数量激增了三倍！以下是多种巧克力气味的并列，由此可知调香师根本就是幻术师。

苯乙酸异丁酯（isobutyl phenyl acetate）

香兰素

要制作黑巧克力的气味，我建议添加广藿香；甘纳许（ganache）巧克力需要一点灵猫香；柑橘巧克力就要橙皮若干；“八点过后”巧克力需要留兰香；至于可可粉的气味，我建议用鸢尾花固体香料。

杏仁喜糖[注]

我曾经要求某位实习生做个练习，请她用几个词来创造杏仁喜糖的气味。她到糖果店买了一百克的上好喜糖，以下便是她写的结果。

香兰素

安息香（树脂）

苯甲醛

---

1. 杏仁喜糖（dragée）是法国一种以糖衣包裹杏仁的糖果，在婚礼等喜庆场合相当常见。

无花果

榄青酮有薄荷叶或无花果叶的气味，全赖我想要传达什么而定。

榄青酮

丙位辛内酯

要获得熟无花果的气味，我建议添加乙基麦芽酚，而干无花果味道的答案就在鸢尾花固体香料中。

草莓

还是实习调香师的时候，我学到草莓气味可取自有“草莓”之称的草莓醛。这个名字犯了双重错误，一来在化学上，它其实是一种酮；二来它闻起来更像苹果。我提供另一种组合。

苹果酯

乙基麦芽酚

至于树莓：

苹果酯

乙基麦芽酚

邻氨基苯甲酸盐

覆盆子

有别于滋味多过香味的樱桃，覆盆子就只有香味。

苹果酯

β-紫罗兰酮

覆盆子酮

叶醇可以平添青涩挟酸的效果，香叶醇则会带来口红的滋味。

栀子花

我喜欢香奈儿珍藏系列的栀子花香水，因为它闻起来不是花，而是幸福。栀子花香好似一会儿扮演着茉莉花，一会儿饰演着晚香玉。

丙位壬内酯

乙酸苏合香脂

邻氨基苯甲酸盐

风信子

“……气味从未变过，历久不散，一直这样鲜明，迫使小酒桶的画面映入我眼里，叠上我面前这本书的真实影像，我才终于明白，那不过就是三朵风信子罢了，何等简单哪！（然而，能在简单中带着复杂丰富，又是何等令人赞赏！）”让·季奥诺在《阿卡迪亚！阿卡迪亚！》中这样写道。

苯乙醇

乙酸苄酯

白松香

掺入吲哚可表现盛开的风信子香气，添加叶醇则令人联想起含苞待放的风信子。

茉莉花

儿时，我会在清晨捏起拇指、食指和中指，将一朵朵瓷白色的茉莉花摘下来，其清甜、翠意、幽淡的香气令我神怡心醉。近午，最末几朵粉白色茉莉花散发出橙花般的温暖香气。那些被遗忘的发黄茉莉花在入夜后，会释放出深具野力兽性的深沉气味。

乙酸苄酯

二氢茉莉酮酸甲酯

丁香花苞精油

吲哚

邻氨基苯甲酸盐

百合花

百合花“报讯”！在许多十五世纪意大利名师的绘画中，可见加百列大天使向玛利亚献上百合花，向她报喜自己即将成为人母。选择百合花的因由向来不单纯，其形状与颜色具象征意义，香气亦含符号性质。

水杨酸苄酯

苯乙醇

邻氨基苯甲酸盐

我们也可以依照植物品种不同，添加芳樟醇、吲哚或香叶醇。

芒果

我把芒果凑到鼻前，果香掳获了我。芬馥的影像排山倒海而来，树脂、橙皮、葡萄柚、胡萝卜、红没药、杜松，味道皆清鲜甜美，教人精力充沛又觉温柔。我不再抵抗，任由气味抚摸我的感官，侵袭我。

紫罗兰酮

肉豆蔻醛

黑醋栗芽净油

橄榄

欲描述地中海，这个气味就能包办。从黑橄榄至橄榄油，再到橄榄酱，唤起我鼻子和味蕾的诸多联想：松露、海狸香的气味，仿佛人的体味，都是吸引我的气味。

海狸香

水杨酸苄酯

想要橄榄酱的味道，不妨掺入苏合香脂和百里香。

葡萄柚

若说调香师会对某种气味怀有失落之情，那必定是葡萄柚的香气了。固然有葡萄柚精油，它闻起来却神似柳橙。幸好我们设备齐全，有足够的人工产品来满足香水的爱好者。

甜橙精油

胡椒醚

开心果

我想，欲认识开心果真正的滋味，只能去当土耳其人了。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常见小贩千方百计在摊子上高高堆起粉红色的开心果山丘，准备将其装进甜筒型纸袋，以每袋五十库鲁[注]的土耳其里拉贩卖。

苯甲醛

苯乙醛

香兰素

---

1. 土耳其货币单位，100库鲁= 1土耳其里拉。——编者注

苹果

一篮彩色苹果。

青苹果

苹果酯

乙酸苄酯

叶醇

黄苹果

苹果酯

乙酸己酯

乙酸苄酯

红苹果

苹果酯

己酸烯丙酯

乙酸己酯

梨子

这个周五，许多摊贩卖带胭脂红的小型冬季梨，梨香冲天，凌驾整个市集……

苹果酯

乙酸己酯

玫瑰花精油

椴树

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利用椴树花的香味，我只知在树荫下打盹。

铃兰醛

甲基癸烯醇

谢词

我想在此鸣谢那些鼓励我写作，在这本日记制作过程各阶段里阅读过（有时甚至不下一遍阅读过）内文的人，以及那些通过建议批评，让我见识了友情的朋友。苏珊娜、安纳莉丝·鲁、朱莉·加齐耶、弗朗索瓦·西蒙、玛丽—多米妮克·勒列夫尔、奥利维耶·蒙泰伊、卡特琳·菲尔科尼、康坦·贝尔图、斯特凡纳·瓦尔涅，感谢你们的善心美意。

代跋

文／庄卉家（香水创意设计师）

1

结束上海的香水策展，再搭乘瑞士航空飞回苏黎世，班机上一路阅读让–克罗德·艾列纳的书。我的头几乎抬不起来，孜孜不倦地抱着好奇心，用我的鼻子嗅闻这位爱马仕御用调香师字里行间的创作欲与艺术性。当飞机缓缓降落在冬日多雾的苏黎世时，面对窗外白雪皑皑、白云飘渺的阿尔卑斯山脉，脑中浮现的是从艾列纳的生活日记里借用的符号意象：舞动自如、雄浑劲瘦的黑墨韵律；构图纯粹、不蔓不枝的白描风格；“满”与“空”、“油”与“水”、“左右”与“上下”的东西文化对照；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的日本浮世绘，以和谐的色彩去诠释安徒生的童话故事“豌豆公主”……再到艾列纳的孙子以专注的表情提问：“蜜蜂背上的条纹是从哪种颜色开始的啊？”

跟艾列纳一样，我也很遗憾自己无法回答这个看似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但实际上，其中蕴含着天马行空的宇宙真理。艾列纳就此反思“思考就应该保持儿童的眼光”，我感觉从香水创意、商业营销到个人生活，他都能以一种感性与理性兼具的lifestyle（生活风格）的角度来看待，我认为，他不只是一位让人景仰的“世界级”调香大师，也是一位能够刺激创意与启发灵感的生活美学大师。

这本日记以平静自然的笔调，以及恬淡的风格，客观地表现一个调香师的人生；其内容不夸张、不粉饰，只是如实把当时（从二○○九年

十月二十九日到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为期一年）的生活情况娓娓叙来。然而，艾列纳的文字不落痕迹地渗透出如同他引述某位日本俳句家所谓的“不期然里蓦忽的欢喜若狂”的气味。所以，不论香奈儿公司号称每三十秒就有一瓶香奈儿5号香水售出，还是LVMH（法国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又收购了某个具有商业潜力的美妆品牌，抑或有些香水同业评论他的作品气味不够持久饱满，艾列纳始终安安稳稳地静坐在位于法国南部的卡布里（Cabris）的工作室，沉溺在气味和配方中，偶尔抬头眺望碧蓝的地中海，像是一幅安德烈·科特兹（André Kertész）的黑白摄影作品，散发出一种低调、节制、宁静的芬芳。

我想，绝大部分的香水同业都会认同我的观点：在神秘封闭的香水产业界，唯一能够赋予深奥冷僻的调香知识一种“生活化”“美学化”与“创意化”的故事，这样的调香师首推艾列纳。阅读艾列纳，你不需要有化工或香水的专业背景，因为艾列纳“本人”的生活故事已经够精彩有趣了。

2

艾列纳于一九四七年出生于法国南部邻近地中海的香水小城格拉斯（Grasse），喜欢凝视海洋和海天一色的地平线的他，以身为地中海人而自豪。他十六岁开始师承父志，一步一步地从夜班的学徒工人开始做起，扎扎实实地学习香水制作、生产、分析、采买长达三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奇华顿（目前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香水香精公司）的实验室工作，学会香水配方不同的书写方式，之后替宝格丽、斐德瑞克·马尔、梵克雅宝等知名品牌，创造出精彩出色的香水作品，进而在二○○一年自创个人香水品牌The Different Company。历经多年美学生活的陶冶，艾列纳于二○○四年接受法国精品爱马仕集团的邀约，成为该品牌御用的调香师。好的调香师需要时间来证明，技艺成熟的调香师有如一瓶来自勃艮第不可多得的陈年好酒，而要懂得商业语言的天才调香师，

可比寻找一棵法国黑松露还困难。艾列纳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个人第一本书，“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系列中的《香水》（*Le Parfum*）里，自称是气味的魔幻师和偷香贼，成功地让爱马仕系列香水的质量和名气与该品牌的皮革商品并驾齐驱。

我一向喜欢用“相对”的方式来深入了解人物故事。想要解读艾列纳，我就不能不提另一位大师级的调香师塞尔日·卢丹诗。同样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人，同样是经历过古典美感的调香师，同样深受日本浮世绘的灵感启发，然而两人的处世风格南辕北辙，艾列纳温暖世故，卢丹诗深沉神秘。如果将艾列纳的香水作品比喻成一件清洁洗练的白衬衫，那么卢丹诗的作品则是一条住着老灵魂的黑围巾。基本款的白衬衫没有过多的设计语言，也没有讨好大众的眼睛，它只让你幻想纯粹和简洁的气息，而布满工艺痕迹的黑围巾，如同被高级定制服包裹的神秘女人，仿若拥有了颓废贵族的体温。

从香水创意风格来说，艾列纳代表二十一世纪香水创意的实验派，他认为香水可以营造一个“个人空间”，因此在香水上“刻意”留白，让空间的香味成为一个催化剂，唤起使用者的喜悦与好奇心，并进而注入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想象力。反之，卢丹诗代表二十世纪香水创意的古典派，他相信创造香水必须进入无意识的状态，虽然创意会顺其自然地演变和转化，但每一个气味（note）都应该是一个思考缜密的惊叹号。可以这么说，在艾列纳的香水世界里，过于丰腴的气味结构因故缺席，而在卢丹诗的代表作品中，个性鲜明浓烈的东方香调却是常客。

我突然想起，卢丹诗在二○一○年为了反挫这个他认为过于芳香四溢、充满太多防腐剂的香水世界，发表了“反香水”（anti-perfume）的香水系列作品“卢丹诗之水”。跌破众人眼镜的是，这个只穿黑色衣服并以诠释黑暗香水美学著称的调香大师，这么介绍自己的作品：“卢丹诗之水”是一张空白页，闻起来干干净净，也像是一件刚刚洗烫过的衬衫。

你知道吗？艾列纳只穿整烫得四平八稳的白衬衫，而且以此闻名。

3

搭机入关前因职业病驱使，再次前往机场的香水免税商店。触目所及，一排又一排熟悉又陌生的香水瓶，让我想起美国香水基金会（The Fragrance Fondation）的统计，每天至少有一千款以上的新品香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上市！现今名牌香水推陈出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无论是春天里情人节的限量香水礼盒还是冬天圣诞节的主题香水，都在翻新手法以刺激销售，其中隐含着艾列纳在书中传递的警号讯息：在这个高度竞争的领域之内，创意已经受制于消费价值与营销策略，还有哪些香水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下来呢？

设计师与调香师唇齿相依，我当然能够理解艾列纳的创作焦虑，尤其在纽约替美国设计师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与汤姆·福特（Tom Ford）设计香水包装之后，更让我了解既然受雇于一个企业，创作便不只是自己的生存之道。因此，我奉劝各位创意人，特别是设计师与调香师，在坚持创意水平的同时，也应该扩展个人商业视野的穿透力与能见度，培养观看事情的敏感度和专业的敏感度。

我的设计作品，特别是香水瓶设计，找不到巴洛克的繁复线条和洛可可的矫情姿态。当然，我不是不认同这样的艺术，但是在眼睛经历过简洁主义艺术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洗礼之后，我坚定地相信繁复和堆积的手法只会欲盖弥彰，背叛创造的灵魂。我喜欢的香水是内敛、优雅、透明如同一幅清丽的水彩画，就在十一年前的某日，从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尾随追踪一个好看女孩散发出的香味开始，我的气味偏好居然发生了“品牌”忠诚度的微妙变化，宝格丽的绿茶、爱马仕闻香珍藏系列的鸢尾浮世绘、爱马仕花园系列的地中海花园这些诗意的味道成就了我培养生活情趣及净化精神的私密空间。

日本俳句诗人松尾芭蕉说过：“诗的奥秘行走于实相与空无之间的中道上。”崇尚东方禅意、日本美学的艾列纳，通过气味这个灵媒，让

我们感受到了他要引领我们去感受的那种不可言说。对艾列纳来说，气味越简洁，所激荡出的回响越清晰有力，也就越能勾起了我们内心与之相关的所有美感经验，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二○一二年九月，我前往突尼斯进行为期十天的旅行和工作，天天只用地中海花园这款香水。现在一想起突尼斯，即使眼前的景象是白雪纷飞的日内瓦湖，我还是可以感受到被茉莉花香熏透的九月晨光，柔和的空气中带着咸咸的海风，蜜蜂的薄翅在雨露中淋湿了，它们仍然不倦地嗡嗡作响……

我不知道蜜蜂背上的条纹是从哪种颜色开始，但是亲爱的艾列纳先生，我还记得突尼斯的地中海。

写于瑞士洛桑

艾列纳香水作品

1. 希思黎 绿野仙踪

Sisley, Eau de Campagne，1974

2. 梵克雅宝 初遇

Van Cleef & Arpels, First，1976

3. 梵克雅宝 初遇香精版

Van Cleef & Arpels, First Parfum，1976

4. 梵克雅宝 雅宝小姐

Van Cleef & Arpels, Miss Arpels，1994

5. 阿蒂仙 航行家之水

L'Artisan Parfumeur, L'Eau du Navigateur，1979

6. 阿蒂仙 篱笆树

L'Artisan Parfumeur, La Haie Fleurie du Hameau，1982

7. 阿蒂仙 极致琥珀

L'Artisan Parfumeur, Ambre Extrême，2001

8. 阿蒂仙 白树森林

L'Artisan Parfumeur, Bois Farine，2003

9. 让-克罗德·吉拖瑞斯

Jean-Claude Jitrois, Jitrois，1988

10. 宝格丽 绿茶

Bulgari, Eau Parfumée au Thé Vert，1992

11. 宝格丽 绿茶极致版

Bulgari, Eau Parfumée au Thé Vert Extrême，1996

12. 卡地亚 宣言

Cartier, Déclaration，1998

13. 圣罗兰 恋恋深情

Yves Saint Laurent, In Love Again，1998

14. 圣罗兰 爱情再现恋恋情深

Yves Saint Laurent，In Love Again Edition Fleur De La Passion，2005

15. 别样公司 木恋鸢尾

The Different Company, Bois d'Iris，2000

16. 别样公司 桂花

The Different Company, Osmanthus，2001

17. 别样公司 椒香红琉

The Different Company, Rose Poivrée，2001

18. 别样公司 佛手柑

The Different Company, Bergamote，2003

19. 幽蒂薇 莉莉西梅

Ulric de Varens, Lily Prune Sublime Vanilla，2001

20. 爱慕 迪亚女士

Amouage, Dia pour Femme，2002

21. 莱俪 玻璃之水

Lalique, Eau de Lalique，2003

22. 斐德瑞克·马尔 雨后当归

Frédéric Malle, Angéliques sous la Pluie，2000

23. 斐德瑞克·马尔 苦橙

Frédéric Malle, Cologne Bigarade，2001

24. 斐德瑞克·马尔 浓缩苦橙

Frédéric Malle, Bigarade Concentrée，2002

25. 斐德瑞克·马尔 冬之水

Frédéric Malle, L'Eau d'Hiver，2003

26. 克里斯汀·拉克鲁瓦 伊甸园女士

Christian Lacroix, Bazar Femme，2002

27. 保罗 & 乔 白色

Paul & Joe, Blanc，2003

28. 阿玛尼 性感夜女士

Giorgio Armani, Emporio Armani Night for Her，2003

29. 帕尔玛之水 绝对古龙

Acqua di Parma, Colonia Assoluta，2003

30. 帕尔玛之水 绝对古龙左岸版

Acqua di Parma, Colonia Assoluta Edizione Riviera，2007

31. 珂诺诗

Korres, White Tea Bergamot Freesia，2011

32. 爱马仕 法布街24号清新版

Hermès, 24 Faubourg Eau Delicate，2003

33. 爱马仕 地中海花园

Hermès, Un Jardin en Méditerranée，2003

34. 爱马仕 尼罗河花园

Hermès, Un Jardin sur le Nil，2005

35. 爱马仕 橘彩星光纯香精（橘彩）

Hermès, Parfum des Merveilles，2005

36. 爱马仕 大地

Hermès, Terre d'Hermès，2006

37. 爱马仕 橘彩星光淡香精（橘彩）

Hermès, Elixir des Merveilles，2006

38. 爱马仕 橘彩星光香精2006版（橘彩）

Hermès, Parfum des Merveilles，2006

39. 爱马仕 凯莉驿马车

Hermès, Kelly Calèche，2007

40. 爱马仕 凯莉驿马车精粹

Hermès, Kelly Calèche Extrait，2008

41. 爱马仕 雨后花园（印度花园）

Hermès, Un Jardin après la Mousson，2008

42. 爱马仕 大地香精版

Hermès, Terre d'Hermès Parfum，2009

43. 爱马仕 雪白龙胆

Hermès, Eau de Gentiane Blanche，2009

44. 爱马仕 橘绿之泉复刻版

Hermès, Eau d`Orange Verte，2009

45. 爱马仕 粉红葡萄柚

Hermès, Eau de Pamplemousse Rose，2009

46. 爱马仕 凯莉驿马车淡香精

Hermès, Kelly Calèche Eau de Parfum，2009

47. 爱马仕之旅

Hermès, Voyage d'Hermès，2010

48. 爱马仕 奇迹之水（橘彩星光花香版）

Hermès, Eau Claire des Merveilles，2010

49. 爱马仕 屋顶花园

Hermès, Un Jardin sur le Toit，2011

50. 爱马仕 橘彩星光琥珀版（橘彩）

Hermès, L'Ambre des Merveilles，2012

51. 爱马仕 漂亮朋友香根草

Hermès, Bel Ami Vetiver，2013

52. 爱马仕的一天（爱马仕之光）

Hermès, Jour d'Hermes，2013

53. 爱马仕之光纯香

Hermès, Jour d'hermès Absolu，2014

54. 爱马仕 橘彩星光升级限量版

Hermès, Elixir des Merveilles Limited Edition Collector，2014

55. 爱马仕 橘彩星光琥珀限量版

Hermès, L'Ambre des Merveilles Limited Edition Collector，2014

56. 爱马仕 玫瑰亚马逊

Hermès, Rose Amazone，2014

57. 爱马仕 大地限量版

Hermès, Terre d'Hermes Metal Flacon，2014

58. 爱马仕 大地14年H特别版

Hermès, Terre d'Hermes Flacon H 2014 cologne，2015

59. 爱马仕之光栀子花

Hermès, Jour d'Hermès Gardenia，2015

60. 爱马仕 李先生的花园

Hermès, Le Jardin de Monsieur Li，2015

61. 爱马仕 金色橙花

Hermès, Eau de Néroli Doré，2016

62. 爱马仕 大地16年H特别版

Hermès, Terre d`Hermes Flacon H 2016 Eau de Toilette，2016

63. 爱马仕 闻香系列-玫瑰花道

Hermessence, Rose Ikebana，2004

64. 爱马仕 闻香系列-琥珀云烟

Hermessence, Ambre Narguilé，2004

65. 爱马仕 闻香系列-馨香芳果

Hermessence, Vétiver Tonka，2004

66. 爱马仕 闻香系列-椒香丝路

Hermessence, Poivre Samarcande，2004

67. 爱马仕 闻香系列-云南丹桂

Hermessence, Osmanthe Yunnan，2005

68. 爱马仕 闻香系列-巴西甜椒

Hermessence, Paprika Brasil，2006

69. 爱马仕 闻香系列-刀锋薰衣草

Hermessence, Brin de Réglisse，2007

70. 爱马仕 闻香系列-风铃兰花

Hermessence, Vanille Galante，2009

71. 爱马仕 闻香系列-鸢尾浮世绘

Hermessence, Iris Ukiyoé，2010

72. 爱马仕 闻香系列-檀香马索亚

Hermessence, Santal Massoïa，2011

73. 爱马仕 闻香系列-香料海洋

Hermessence, Épice Marine，2013

74. 爱马仕 闻香系列-天使皮革

Hermessence, Cuir d`Ange，2014

75. 爱马仕 闻香系列-陶瓷铃兰

Hermessence, Muguet Porcelaine，2016

香水专用名词

安息香脂 Benzoin Resin

苯乙醇 Phenethyl Alcohol

薄荷／苦橙叶精油／香柠檬／柠檬的谐调 a harmony of mint-petitgrain-bergamot-lemon

薄荷醇 Menthol

苯乙醇 Phenyl Ethyl Alcohol

苯乙醛 50% Phenyl Acetic Aldehyde 50%

薄荷醇 Menthol

β-紫罗兰酮 β-ionone

苯甲醛 Benzoic Aldehyde

苯乙酸异丁酯 Isobutyl Phenyl Acetate

丙位辛内酯 Gamma-octalactone

丙位壬内酯 Aldehyde C-18 Prunolide

白松香 Galbanum

百里香 Thyme

苯乙醛 Phenylacetic Aldehyde

芳樟醇 Linalool

唇萼薄荷 Pennyroyal

橙花（无色净油） Orange Blossom (Colorless Absolute)

草莓醛 C-16 Aldehyde

紫丁香 LILAC

丁香花苞精油 Clove Buds (essence of)

东方香 Oriental

大西洋雪松 Atlas Cedar

丁香花苞精油 Clove Bud Oil

杜松 Juniperus

二氢茉莉酮酸甲酯 Hedione

馥奇调 Fougere

粪臭素 Skatole

甜橙精油 Sweet Orange Oil

广藿香 Patchouli

西普调 Chypre

广藿香 Patchouli

榄青酮 Stemone

橄榄油 Olive Oil

橄榄酱 Olive Paste

胡椒醛 Piperonal

花香 floral

桦木焦油 Birch-tar

海狸香 Castoreum

琥珀苔藓 Amber Moss

合成麝香 Synthesized Musk

合成檀香 Synthesized Sandalwood

茴香脑 Anethole

黑醋栗芽净油 Blackcurrant Buds (absolute)

黑橄榄 Black Olives

胡椒醚 Rhubofix

铃兰醛 Lilial

劳丹脂 Labdanum

留兰香 Spearmint

辣薄荷 Peppermint

灵猫香 Civet

龙涎酮 Iso E

降龙涎香醚 Ambroxan

劳丹脂净油 Labdanum (absolute)

零陵香豆净油 Tonka Bean (absolute)

邻氨基苯甲酸盐 Methyl Anthranilate

甲基紫罗兰酮 Methyl Ionone

己酸烯丙酯 Allyl Caproat

甲基环戊烯醇酮 Methyl Cyclopentenolone

甲基癸烯醇 Undecavertol

苦橙 BITTER ORANGE

快乐鼠尾草 Clary Sage

木质香 Woody

玫瑰醇 Rhodinol

茉莉花 Jasmine

玫瑰花精油 Rose (essence)

柠檬薄荷 Bergamot Mint

女贞醛 Triplal

柑橘调 Citrus

吡嗪 Pyrazines

苹果酯 Fructone

皇族之花 Quelques Fleurs

鼠尾草香 The Clary Sage

噻唑 Thiazoles

水杨酸 Salicylate

水杨酸苄酯 Benzyl Salicylate

肉豆蔻醛 Myristic Aldehyde

松露 Truffles

苏合香脂 Styrax Resinoid

田野薄荷 Field Mint

烃基香茅醛 Hydroxycitronellal

甜橙精油 Sweet Orange (essence)

血橙 BLOOD ORANGE

谐调 Accord

香芹酮 Carvone

香豌豆 Sweet PEA

香兰素 Vanillin

橡树苔 Oak moss

香茅醇 Citronellol

香豆素 Coumarine

覆盆子酮 Frambinone (Raspberry Ketone)

香叶醇 Geraniol

吲哚 Indole

乙基麦芽酚 Ethyl Maltol

乙酸芳樟酯 Linalyl Acetate

叶醇 Cis-3 Hexenol

净油 Absolutes

乙酰基异丁香酚 Acetyl Isoeugenol

茶玫瑰 Rose Tea

防风根 Opopanax

乙酸苏合香脂 Styralyl Acetate

乙酸苄酯 Benzyl Acetate

乙酸己酯 Hexyl Acetate

己酸烯丙酯 Allyl Caproate

孜然 Cumin

紫罗兰酮 Ionone

湖岸
Hu'an *publication*

出 品 人 _ 唐　奂
策划编辑 _ 李静媛
产品策划 _ 景　雁
责任编辑 _ 李　昭
特约编辑 _ 张　瑾
营销编辑 _ 罗文悦　刘　晴
特约审校 _ 竹　子
特约校对 _ 王　迎
封面设计 _ 裴雷思
版式设计 _ 瞿中华

@huan404
湖岸 Huan
www.huan404.com
联系电话 _ 010-87923806
投稿邮箱 _ info@huan404.com